

當代名文精選

中學國文補充讀物

當代名文精選

梅學文編



當 名 精
代 文 選

梅 樂 文 編

當代名文精選

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出版

編者 梅學文

發行者 實學書局

廣州越森路一二五號

印刷者 國華印刷廠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當代名文精選目次

郭沫若：人類的春天	一
胡愈之：青年的憧憬	八
吳 費：論讀書	一一
嚴文井：論友情	一五
孫起孟：論待人接物	二〇
曹伯韓：求學與做人	二八
楚 雲：生活的意義	三四
嘉 梨：生活的三度	三九
字 文：一個理科學生	四三
吳 晗：大學教授下鄉	四七
紹 荃：江慕農先生辦學記	五二
吳 晗：文字與形式	五七
胡 繩：人的尊嚴	六一
何 之：中國和中國人的鏡子	六七
陳 頌：家庭新論	七二

何其芳：我爲少男女歌唱	七八
郭沫若：風！你咆哮吧	八〇
茅盾：白楊禮讚	八四
陶行知：創造	八八
夏衍：野草	九〇
沈端先：舊家的火葬	九二
羅曼羅蘭：貝多芬傳序言	九七
羅曼羅蘭：約翰克里斯朵夫向中國的弟兄們宣言	一〇〇
愛倫堡：士倫港的勇士萬歲	一〇一
高爾基：晨	一〇四
高爾基：海燕	一一〇
高爾基：鷹之歌	一一二

人類的春天

郭沫若

五四運動的歷史到現在竟有了二十二週年了。這個有光輝的紀念日——五月四號，被定爲了「青年節」，這意義是很值得開發的。青年是發展的動力，同時也就是進步的象徵。人類社會乃至一切自然界的進化關鍵，可以說就操持在青年的手裏。宇宙中舉凡運行的軌跡都成拋物線形。近來已由物理學家證明，連太陽光線從前以爲是直線進行的，其實也是採取的曲線行徑。年年有春夏秋冬，人有幼少壯老，都同樣是拋物線形的軌跡。假使沒有明年的春夏，萬類便只好永遠的死亡；假使沒有第二代的青年，人類的一切便只好永遠的衰歇。青年啊，人類的春天！就靠着有這青春的一季，使我們每一個人的精神發展，進行到拋物線的頂點。也就靠着有這不斷的青春的來復，使我們整個民族或整個人類的精神發展，永遠保持着上行的階段。前一代的拋物線的頂端成爲後一代拋物線的起點。向上的波瀾，一波未平，一波繼起，就這樣使必趨沒落的拋物線變爲永遠發展的無窮曲線。自然及人類是這樣進化了來，也將是這樣進化上去。所爭者只是在：無意識的運行或有意識的策動。人類也經過了但長遠的無意識時代，這時代快要成爲過去了。對於運行軌跡的研究愈透闢，策動運行的意識便愈覺醒。我們把五四定爲青年節的

意義，也就是這種意識的覺醒的明白的表示了。我們希望：五四運動時所表現的那種磅礴的青年精神能永遠保持，而今後無數代的青年都要保持着五四運動的朝氣向前躍進。繼承五四，推進五四，超過五四。使青年永遠文化化，文化永遠青年化。

文化的本質其實即可以定義為「人爲的進化」，它是對於自然界的一種鬥爭，對於凡是不利于進化的自然界的暴力及其惰力的鬥爭。人類也是自然界的一份子，在它本身也具有自然的暴力和惰力。當它能征服暴力和惰力（連它自己在內）的時候，它是自然界的主人，文化的創造者。當它馴服於暴力與惰力之下而聽其支配的時候，它是自然界的奴隸，文化的閹割者或破壞者。暴力的行使者和身受者，雖然有主動與被動之分，同樣是爲暴力所支配的奴隸。不能克服他人的暴力而俯首帖耳，固然沒有担当創造文化的資格，不能克服本身的暴力而趾高氣揚，結果也只是破壞既成文化而墮入獸域。五四運動一方面反對帝國主義，這是反對人類社會的最大暴力，另一方面反對封建制度，這是反對中國本身的最大惰力。運動的精神和文化的本質合拍，故爾五四運動成爲文化運動的紀念碑；中國文化乃至中國民族經這一運動而青年化了。五四以來的二十二年間的進展，毫不誇張地，可以說得上五四以前的二十二年間的進展。我們不要爲混古的習慣所困，應該把眼光看着前途。二千二百年來的文化積蓄，固然有它精粹的成份存

在，值得我們研究，闡發、保存，光大，但從那年代的久遠和適用價值的有限上來，我們的進步實在是十分迂緩。這不僅中國是這樣，凡是文化意識覺醒以前的近代各民族，毫無例外地，都是這樣。到了現在，空間的距離有了無限的縮短，時間的範疇得到無限的擴充，人力的效率增大到了無窮倍。這是事實，也可以說是人力造成的奇蹟。我們雖然還未走到近代文化的最高峯，但從五四以來，我們是不息的在向上走着。這路是荆棘的路，但同時也是爭取榮冠的路。我們要發揮我們文化民族的使命，使不得不鬥爭。沒有鬥爭便沒有文化。目前的世界有極端瘋狂的暴力正在向着文化摧殘，向着創造文化的精神摧殘，把人類拖到黑暗的悲慘的死滅地獄。我們要從這世界末日中把文化救起，把創造文化的精神救起，救起自己本身，救起全民族，救起全人類。

救民族，救人類，並不是空洞的誇言壯語，也希望不只是空洞的誇言壯語。要做，也是容易的事體，在每個人的分內，就請從自己做起吧。在目前大動盪的時代，每個人都應該是不願意墮入那死滅地獄的，但要從那種結局中把自己救起來，須得徹底反抗那種摧殘文化的暴力，同時並須克服自己內心的苟且偷安，甘為順奴的那種惰性。所以目前要救自己，便須得人人或為反帝反封建的戰士，目前的時代，或許會被人認為變例。其實無論處在任何時代，人人都須得自救。克服自己的暴力不以妄施於人，克服自己的

惰力不甘受別人的橫暴，這是每一個人對於自己的義務，同時也是對於社會的義務。所謂「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正是這種精神。有這種精神，才可以救濟自己，更進而救濟民族，救濟人類。無論平時和亂時，每一個人對於自己所最難克服而且也最當克服的便是馴服於老衰現象的惰力吧。每一個人把青壯年期一過，肉體的大部份官能便翻過拋物線的頂點而走向老衰的下坡路。這是每一個人所難免的自然惰力，幾乎是絕對地不能克服的。但也非真正絕對地不能克服，在這兒精神的力量確是可以克服肉體的衰殘。這並不是神祕的唯心論，而是可以找得出科學的根據的。便是人體的各種細胞組織中的發展，歷程並不一致，凡是官能低級的組織，如筋肉系統，便發展快而早衰，官能高級的組織，如神經系統，却發展徐而後謝，偉大的人便能以後謝的精神力量統御早衰的肉體官能，決不向衰老屈伏。古今中外有不少的偉大人物，他們直到老年都還能保存他們的活動能力，那秘訣就在這兒。一句話揭穿，便是古人所說的「老當益壯」。孟、有句話說得好：「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這句話如要免得被人專向消極方面去解釋，似乎竟可以改說為「大人者不失其青年精神者也」。偉大人物便是永遠的青年，他們不僅把老衰現象克服了，甚至連死亡現象都可以克服。他們的著述、傳記、墳墓，都在發生着作用，真真是所謂「精神不死」。

老年人都須得青年化，青年人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然而世間上青年化的老人很少，而老人化的青年却偏偏多。就在我們自己的眼前，都已經有不少的青年是未老先衰了。這原因，一部份固由於青年自己的不努力、不自愛、或自暴自棄，而一大部份實由於老年人的管教錯誤，文化意識未覺醒的老年人不僅自己不思振作，反而倚老賣老，以老年人的氣習、生活、思想、行動，來拘束青年，青年在這種管束之下，有的不自覺地便馴致頹唐，有的却反撥地趨於墮落。就這樣便斷送了無數的青年。一個人老當益壯的精神強，那人必然偉大；一個人未老先衰的氣象十足，那人必然腐敗。一個民族，老當益壯的人多，那個民族一定興；一個民族，未老先衰的人多，那個民族也一定弱。我們中國從前是大可以稱為老人國的，積弱的原因一部份也就存在這兒。古時候我們中國的教育，差不多是把青年當成罪人在看待的，所謂「朴作教刑」，把這個觀念表示得非常明白。「不打不成人，打到做官人」，死的打活的，老的打小的，打出了做老爺的來呢，做老爺的又打做老百姓的，做老百姓的又打做老大老二的。萬般皆是打，老氣滿中華。好多年辰以來，中國人實在老衰得不堪了，你叫中國民族怎麼能够強，中國文化怎麼能够進步呢？五四運動之所以成爲新文化運動的分水嶺，便是把老氣的支配推翻了一大部份。五四運動以來，中國不是逐漸振作起來了嗎？

我們且看那可以成爲建築材料的樹木，只要那樹木的種子落在土壤肥沃的原野裏，它能得到充分的陽光，空氣、水份、養料，它在自然發育的狀態中，必然成爲參天的大木，極有用的建築器材。人要加以管理，只要注意到陽光，空氣、水份、養料的供給，或者爲它排除昆蟲或其他外來災害，那樹木的發育自然可以得到幫助而被促進。管理，只是助成，並不是拘束。假如把那同樣的樹苗，拿來種在庭園或花盆裏，自幼加以無理的修剪，拳屈、束縛，使它成爲一定的型，那樹木便不能遂其自然的成長而爲畸形的物事，這些畸形的物事在某種意義上或者可以供觀賞，但不能實用。一旦畸形被形成，即使加以解放，還它自然，也不能恢復它原有的樹性。它是在無理的管束之下已經衰老了。教育的意義和這林木的培植，應該沒有兩樣，我們對於青年應該充分地給以營養資料，不時地對於外來災害加以防護，讓其自然發展，那他一定是可以成爲大器的青年的精神便是向上的精神，沒有本來就不自愛而自甘墮落的青年，除非是精神病患者。真正可以作爲青年導師的，認真說祇有那永遠不老的偉大的人。古人也有「人師」和「經師」的區別：所謂「經師易遇，人師難逢」。經師是供給材料的技術家，人師是指導精神的領港者。職司教育的人，連易遇的技術家的責任都未能盡職，却往往愛以難逢的精神領港者自居。一般的青年能夠被培植爲盆栽小景，都要算是僥倖的了。孔夫子在中

國的歷史上終不失爲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他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不知老之將至」的人，他是負責的教育技術家，而同時他又「有教無類」，「因材施教」是稱職的精神領袖者，他誠然有一個人格的規矩尺度，但他不必一定要把那種規矩尺度來繩人，他說道：「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能取狂狷，正是深切地了解青年氣質的人，記得維素也曾經有過類似的主張，是說青年的性質就驕傲一點也無妨事。青年的性質偏於進取，在老成者視之，自不免近於狂。青年的心地潔白無染，有好些俗套的行爲在所不屑，在世故者視之，自不免近於狷。狂與狷能夠見容於孔子，這大約是現代的教育家所應該取法的吧。視青年爲罪人的時代，在中國應該是老早過去了，青年自己也應該以民族的主人，文化的創造者，自尊自重。

先 知 者 言

新的一代是「才能」的一代。（高爾基）
叫未死的快死，叫方生的快生。（于潮）

原是你們青年人真的希望要得到一個偉大而美麗的生活，那麼，創造它吧。和那些建設一個需要巨大能力的空前未有巍峨的建築物的人們並肩地工作吧。（高爾基）
青年的朝氣倘已消失，前進不已的好奇心又以衰退，以後人生就沒有意義。（穆勒）

不問應承與否，人類連帶的責任已落在我們的肩上了。（巴比塞）

我們應當向前，永遠向前，對於不義，對於死亡，永遠打個更大的勝仗。（羅曼羅蘭）

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族，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魯迅）

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去，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魯迅）

青年的憧憬

胡愈之

青年所需要的是憧憬。

青年尤其是學生時代的青年，整天的時間有大部份消磨在抽象的，觀念的世界中，但這些從課堂或書本裏所得來的抽象的，觀念的世界的經驗和知識，往往和實際的世界的經驗和知識相矛盾，相抵觸。因此青年常愛描繪一個和這抽象的，觀念的世界相符合的世界，並且希望由自己和別人的努力實現這個世界，而自己就生活在裏頭。這是青年們所追求的憧憬。

我們讀歷史，讀古人的傳記，讀本國地理和世界地理，我們感覺到人類的創造能力是多麼偉大，過去的人類是怎樣英勇地和自然勢力鬥爭，造成現在的世界；人類社會

是怎樣地一步步向前猛進；人是怎樣的可驕傲的；智慧的動物。但是收起了書本，向我們的周圍一看，便感覺到人類雖然有一些智慧，而這智慧自從多年以來便已窒塞了。現在的人並不用了智慧用了才幹去征服自然，卻用了去互相爭奪殺戮。人類社會不但沒有前進，而且在那裏一步步的後退！

學校教育我們服從真理，尋求真理，從數學的研究中，我們沉浸於絕對真理的世界，從自然科學的研究中，又使我們相信真理是生活的唯一法則。可是在我們週圍的實際世界中，真理只是一個極大的謊騙。真理的生活和數學上的正圓形一般，在實際世界中是絕對不存在的。我們生活中，到處存在的只是妥洽，折衷，通融權宜。換句話說就只是「世故」，「世故」正是在真理的反面的。不僅如此，假如你把科學的真理應用到日常生活裏面去，你就是不識時務的書獃子，或者竟被人稱作瘋子。

在青年的幻想中，自然是美的，生活是美化的。但是你出了圖書教室，音樂教室，出了學校的門，你便會感覺到隨處是醜的，醜惡的。

因為青年的幻想與實際生活不一致，所以青年痛苦，青年追求着憧憬。

憧憬 中的世界又怎樣呢？

在那個世界裏，所有的人用了智慧，用了英勇，和自然力奮鬥，爲了增高全體的生

活水準而奮鬥。對於那些人羣的害物，大家抱着疾惡如讎的決心，猛力的加以撲滅，可是並不演着舊世界裏所常有的人喫人的慘劇。人的一切的努力完全貢獻到創造和生產上面去。

在那個世界裏，真理得到了最大的勝利。人把真理奉為唯一的法則。最現實的生活用最抽象的數學法則來幹。科學的，組織的，計劃的精神支配着一切。

在那個世界裏，美和生活開始了密切的聯繫。人回復了社會化的本質，由此所表現的人生是最調和，最美化的人生。文學和藝術獲得特殊的，自由的發展，他們不再是生活的裝飾，而就是生活的本身。

在那個世界裏沒有懦夫。因為在道德教條上，懼怯是最大的罪惡。在那個世界裏沒有狡譎欺詐，因為根本上用不到狡譎欺詐了。人靠了理智和科學，代理了神的使命一切的「不可能」，一切的神蹟都要用「凡人」的力量創造出來，雖然不就能達到「完全」，但是人從自己的努力估計起來，自信有達到「完全」的把握。

憧憬中的世界描繪得差不多了。關於怎樣實現這個世界，青年也有他的憧憬。對着這個追求不懈，青年就有真實地快樂的一天了。

先知者言

如果他們不能在他們貧弱的血管裏找到充分的血液來認清他們的不堅決而予以改正，那就讓北風把枯死了殘葉吹掉吧，讓人類的森林生出新的後代。這一後代，是更健康，更青翠，來覆蓋他們的遺骸吧。（羅曼羅蘭）

我必須向前，直到我被阻擋時，但無事能阻擋我。（雪萊）

前途還很遠，也很暗，然而，別害怕！只有無畏者的前面才有路！（有島武郎）

黑暗只能附屬於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牠不永久。（魯迅）

論讀書

吳 費

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十週年

魯迅先生的心，是包含着偉大的對於一切幼小者的愛的。他認爲自己受舊社會的遺毒很深，不能算是頂頂清潔的靈魂，他希望年青人不要太相信他的話，聽了他的話要想之後才決定信不信。他怕他會在無意中給青年們下了毒藥，所以他常常說他不是青年們的導師。如果不愛到深切，決不肯說這樣的話的。

魯迅先生曾經給一個孩子去信說：「拿我的那些書給不到二十歲的青年看，是不相

宜的，要上三十歲，才容易懂。「三十歲的人，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成熟了，對社會的人情世故也有較深刻的了解了，無妨讀他的書；他的書幾乎沒有一個字不說到社會的醜惡，不指出世界的黑暗，他以為這些不良的事情給青年們知道太多了，會損害他們的天真純潔的心靈的。這也是由他對幼小者的愛出發的。」

他認為青年人讀書的範圍要廣，要盡量地吸收各方面的新智識（必須如蜜蜂一樣，採過許多花，這才能釀出蜜來。）所以，「單看文學書，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學青年，往往厭惡數學，理化，史地，生物學，以為這些都無足輕重，後來變成連常識也沒有，研究文學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來也糊塗。」他希望青年們「不要放開科學，一味鑽在文學裏。譬如說吧，古人看見月缺花殘，黯然淚下，是可恕的，他那時自然科學還不發達，當然不明白這是自然現象。但如果現在的人還要下淚，那他就是在糊塗蟲，一變成大笑話了。」

他說：「其次是可以看世界旅行記，藉此就知道各處人情風俗和物產。」他也勸孩子們去「看關於非洲和南北極之類的」電影片，他不看什麼「奪美」「得寶」之類，而看前面說的那類。因為他想「自己將來未必到非洲或南北極去，只好在影片上得到一點見識了。」

他覺得青年人在學習上第一要緊的是吸收多種多樣的科學智識，有了科學思想的頭腦，才可以明辨是非，堂堂正正的做一個現代人。他最討厭中國的舊式教育，把些四書五經塞進年青人的頭腦，是殺害中國青年。所以，曾經有一家報紙，徵求他的意見，請他介紹幾本青年必讀的書，開一個書單。他直截了當地說：「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在說不出。」其實，他留心過沒有呢？留心過的，請看他「附註」裏的意見，他說：「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但都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

只有魯迅先生才敢說這樣的話：「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因為他要青年們個個做活人。有聲音說話的，不做僵屍。換句話說：就是要有充實的人生。中國舊社會傳下來的習慣。讀書是爲了考狀元，考狀元要做得一手好文章，民國時代雖然狀元取消了，但因作文而做大官的思想還存在的。結果，官做到了，文章就丟掉不做了，這種文章是空嘴說白話，這樣的官，當然做不出好事，實際是無言無行，成爲社會的蛀虫，空

空洞洞地過了一生。抱着這想法自以爲是的人太多，魯迅先生發表了這意見後，不知招來了多少的攻擊，其中還有自命爲新青年的「導師」的教授和學者。

可是，魯迅先生挺身而出，決不避縮，用他的身體掩護着幼小者羣，擋着舊社會的毒箭。他主張，青年能夠合羣獨立自救，不要上「導師」的當，他說：「青年又何須找那掛着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闢成平地，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問什麼荆棘塞途的老路，尋什麼烏煙瘴氣的烏導師！」

恐怕在他之前，像他這樣信任青年，而付以熱切的期望的，還沒有過吧。他說：「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着，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擄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青年人要懂得如何完成這歷史的使命，他的著作就是聖經，讀了它，可以無窮地增加前進的勇氣。

先 知 者 言

盧騷

社會是書籍，除了社會之外，便沒有書籍，事實便是教材，除了事實，便沒有教材。（

自己管束，自己教育，是知識的基礎。（斯邁依爾）

凡人都有一種教育：一種是受之他人，一種是得之自學，而後者更來得重要。（吉朋）
 有文化和有學問——這在我們的時代，成爲青年人們最重要的品性。（科薩列夫）

你應該小心一切假智識，它比無智更危險。（蕭伯納）

讀書而不能運用，則所讀書等於廢紙。（華盛頓）

要自己思索，自己觀察。倘只看書，便變成書獃，即使自己覺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實是已在逐漸硬化，逐漸死去了。（魯迅）

我們要活的書，不要死的書，要真的書，不要假的書；要動的書，不要死的書；要用的書，不要讀的書。（陶行知）

論友情

嚴文井

一個人煩惱的時候總比他快樂的時候多；我們常常是願意從自己喜愛的人那里得到一點安慰同溫暖，正如有時我們也吝嗇給他們一些關切和同情一樣。我們幾乎沒有人不喜歡從人接受那種可以扶持自己，幫助自己生活更熱烈一些的友情。於是我們盡量的要求自己的朋友的慷慨；雖然自己付出的並不多。總還是感覺自己得到的還不十分夠。希望裏的東西永遠是比已經存在着的東西要豐富一些，完美一些。我們愛朋友，但更愛責備朋友；我們生活在許多人當中，而沒有辦法不嘆息生活的寂寞。我聽過許多人談說

他們心上的沉重的寂寞或對他的迫害。

真正的寂寞的確不是一件好東西。它待人很冷酷，也使人變得很冷酷。它容許人思想，却不給人以力量。我們也許當工作過度時會不大歡喜吵鬧的聲音，會想起怎樣離開人去休息一會；但疲乏時需要的甯靜，所需要的一個人待在一個地方的休息，却不是寂寞，寂寞對於一個人所造成的災害不比一場風傷輕。假如我被迫非從兩者當中挑選一樣不可，我甯挑選後者。在許多親人的關切中害一場小病那簡直是一種難得的幸福。我不願做一個沒有病痛的魯濱遜。我們也許會爲了自己的信仰遭受磨難。我們却沒有必要去欣賞那個待在荒野裏苦修的聖安東；如果我們要去尋找智慧，還是讓我們找到那有人住著的地方去吧。

寂寞一輩子的人是沒有的。試一試回想你的過去；在你黃金的童年時代，你是不是有一兩個玩伴，和你共同逃過學，共到小河里捉過魚蝦，飄石片，然後又共同去受責罰；當你長高一點以後，是不是有一兩個荒唐的夢想家，時常和你在一起作漫長的散步，談說一個美麗的姑娘，談說那寬闊的海洋，談說那不曉得的未來，你們共衣，共書籍，甚至晚上共失眠。隨後，你是不是有這樣一兩個勤快的通信者，和地球的旋轉差不多準的彼此按時寄去一些過重的信，討論那末多的問題，人生是什麼，愛又是什麼，等等。

有啊，那是如何歡樂，如何值得想念的一瞬間啊！那一切都已經成爲過去的了，不要再去提起了。如同夢幻，它已不留下一點！

有些事情是來得太早一點，我們多數人都是顯得成熟得太快了一些。這當然不能責備我們自己，如果是有什麼令人煩憂的，又何必追究這個人的不善歡笑！是因爲遇着坎坷，我們才歡喜跳躍，意志對人所能做的事到底是有限的，我們聽見那些二十幾歲的年青人說自己衰老了的話不要發笑吧，那種陰暗的心境顯然對他不適宜，但其中也還有些嚴肅的值得想一想的事情在。原諒那些不快樂的人對人稍微有點過火吧，原諒他們有時對人太不注意，有時對人太過份苛刻吧！他們太愛人，因而才發現人的不可愛處。他們因爲太愛朋友，反而不能找到朋友。儘管他們嘆息友情的難以獲得，而其實事情並沒有改變。

朋友是不難找到的。如果你不只是專門期待着，你將發現凡是有人的地方都可以長朋友。比如出門，你只先向你對面那同車的，或同船的人打招呼，他又對你沒有成見，豈會不願意和你談談天。如果他隨着拿出了他的紙煙，你怎麼又會吝嗇得不打開你的罐頭。而何況現在大家都不是在一次爲自己的旅行中，我們是在一條長路上進行着。如同一次出征，同行者和我們可以拿出互相保證的是彼此的生命，對於不怕一個極微小的

或極巨大的患難我們都將要共同擔當；我們也如同往一個聖地去朝香頂禮。同行者和我們所共同的是一個最高的、最堅固的信仰，一個最美好的、最偉大的理想，世界上那有一種旁的朋友比這樣的同伴更可貴！他們通常和什麼人之所以能做朋友是爲着他和我之間有一種特殊的趣味。最好的朋友之間所共同的應該是一個事業，一個理想。對這樣的朋友，更妥當一點我們就稱他爲同志。

愛我的朋友吧。珍惜我們彼此之間的任何一點很小的情感，不要責備他不豪爽。如要責備，不如責備自己，看自己有什麼能對他盡力的地方還沒有盡力。如果碰這一向精神不大好，不要過份要求他對你熱烈。不一定要那些天天摟着頸子在一起散步的人才算好朋友，我們欣賞古人那種「淡淡如水」的友情境界。當然我們相交也可以隨便一點，吵吵嘴再和好，和好又吵吵嘴。但那次數也不可太多。或者口氣太過份，以致到損傷人的程度。我自己有些獨特癖性，爲什麼我的朋友又不能夠有？我不要爲任何一點小意氣，一點神經過敏，失掉一個十年的朋友吧，十年的時間在一個人的一生是沒有多少次的，不要隨便失掉一個初認識的同志的友情，因爲最深的理解同情感是要慢慢的才能發生的。一點友情，即使它細小如同沙粒，也不讓它從我們手裏漏掉。有它，我將活得更有生氣，工作得更有信心；不幸我偶然的受傷，或摔交，我可以直接從它懂得我這一點

點痛苦的意義，它將使我從疲勞中振作起來，當我稍許軟弱的時候，我將依它的扶持而重新變得堅強。

注意我們每一個同伴吧，那都是我們的朋友。不要嘲笑他們，過分挑剔他們的短處。你看，他也許好大叫了起來，他也許太容易發脾氣，他也許太容易流眼淚，他也許雖然會對人撒一個小謊，他也許有點古板，他也許有點笨拙，那都算得什麼呢！那毛病也許我自己都有，我既相信自己有一天可以完全去掉它，爲什麼在這上面對我的朋友如此不信任呢？他們都是我的朋友。今天他們有同我生疏一點的，明天他們就要同我熟起來，而且是一定的。事情的真象就是這樣。

我們不是寂寞的。

先知者言

一個忠實的朋友，就是生活中的良藥。

友誼不能諷解罪惡（泰勒）

要忠於你的語言，你的工作和你的友人（奧萊列）

一個公然的敵人也許可惡，但一個假朋友更是可怕（蓋良）

人之賢愚，可自其伴侶識之（斯賓塞）

被壓迫者對於壓迫者，不是奴隸就是敵人，決不能成爲朋友。（周樹人）

我永不信那種道理，以爲每個人祇要從人們中選擇一個愛人或一個朋友，其餘的人就可冷淡待遇。（雪萊）

我與戰友之間，除了高尚的競爭心而外，決不會起過別的感情。（羅曼羅蘭）

論待人接物

孫起孟

一般青年就業以後訴苦得最厲害的就是這個問題。人的氣氛完全變了，不是學校裏那樣的人，更不是家庭裏那樣的人。在學校裏，在家裏待人可以隨便，率真，一入職業環境便須留起神來，一不留神便容易吃苦頭。彷彿從這時起，他們意識到了「做人」要有些辦法纔行。

如果青年們這樣的訴說是真實的，這也就反映出學校和家庭對於他們作爲職業生活準備訓練的不對或不夠。「做人」那裏是跨入職業界纔做起呢？在家庭裏，在學校裏，不應該使青年們常有做人的意識和訓練麼？正因爲學校和家庭沒有注意這些，讓青年們自

在發展，隨便泄沓，於是跨入職業後，便會有莫明所以的惶懼和慌張，甚至有些青年們因為過不慣這樣的環境，想退身出來。試問：這是一個戰鬥者迎戰的健全心理麼？健全態度麼？

初入社會，初入職業界，青年們最感惶惑莫知所措的是日常接觸一個表象，周遭的人似乎在使手段，都會使手段，這些行徑呢，在他們天真無污的心上說來，是卑鄙的。可是，不如此不行喲！於是他們徬徨無主了。他們固然不滿意使手段這一套，但似乎只有這一套行得通，「吃得開」，不循此道則往往易於碰壁。青年們對於社會的怨尤、煩惱，這是最普遍的一種。老實說，他們這樣的觀察是膚淺的。皮相的；他們的碰壁固然是真正的碰壁，而他們所眩惑的別人的勝利騰達卻並不是真正的成功。他們碰壁的原因在那裏？主要的決不會在不學普通那一套的人情世故，手腕槍花；如有人作如是觀者。則他是有意無意地掩蔽了自己的真正病根。細究起來，這裏有着很深的社會的基礎原因，青年們的各項主觀條件也有關係。待人接物的不夠圓通在某些場合也許是一種僥倖的因素。但有一點則是鐵定的。就是以妥手段來待人接物，其所得必然至多是個表面的暫時的 success，終究的澈底的失敗，所以然之故是太簡單，要手段的無論對人對事都不會觸及問題的核心，他們只是兜過問題，而不是克服問題，再深一層分析，他們對於人或

事都缺乏了具體的瞭解，他們只是依據經驗抽繹一些所謂手段在那裏無原則地顛預其用。這樣，這些在另一意義上是非常可以寶貴的手段使似無靈魂的屍骸，沒有血和肉的軀壳。怎麼能把冷酷無情的切實問題解決下來呢？正爲了這樣，這一班愛耍手段的先生們對於時代與歷史成爲毫無意義的存在，他們不能認識歷史，也不能變更歷史。同打穀器裏的糠皮一麼，一經風輪的吹動，便不自主地跌開去，成爲泥污的構成物。我們常看見一些精靈乖巧的人物，不從客觀真理的根據上，而從取巧耍手段的經驗上來處理事物，結果只是築了一些「爲自己跌下而造的塔」。中國常言道「作僞者心勞日拙」，便是指他們講的。至若盜一時之虛聲，弄利那的權勢，乃至憑藉取巧投機的手段，博取豐衣足食，這雖在今日的社會大有可能，究竟是卑不足道的事情。如果青年們對這一些「還生艷羨之心，或者害怕頭上打中青魂之類，那只有怪自己太脆弱，太卑怯，和究應如何待人接物其實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通常講待人的方法總含有一種臭味，便是假想自己高高在別人之上，別人僅僅在自己周圍聽候調度。似乎待人的道理祇有這麼一面可講，可以研究，把大家拉在不平等的地位，似乎便無話可說。這樣的意見是非常有害的，待人不祇是教育人，同時也從別人那裏接受教育，離去教育的目的，待人還有什麼好說呢？但有人不是這樣想的，也不是

這樣說的。他們把待人的方法看作完成自己志願或事業的方法，所謂別人者只是自己的註腳。在待人方法的基本理解上，把自己和別人看成不平等的，於是所謂待人術也就成了「馭人術」，這樣英雄主義的觀點是第一要鋤除的。在待人的問題的考慮上是要意識到怎樣籍平凡的自我的力量使別人進步，幸福，當然反之也就是怎樣從別人那裏接受教育，所謂待人之道就是教育的交流。

待人之道是一種學問，也是一種藝術。這的確確是即教即學，教學相長。職業環境正是個內容豐富的教室，吾們在這裏面認真學習必然更有心得，更有享受。

青年們初入職業還有一個常遇的難題，便是不知道如何應付一些惡劣的環境，腐敗的工作習慣。他們對於這些也是不滿意的，但同人家標新立異，生怕開罪別人，於是於極痛苦的心情下給人家同流合污。我常常看見或聽見青年發出這樣的問題；不同流合污吧，要受排擠；同流合污吧，心上不甘願。對於這樣的問題，我的意見第一是以爲青年們對於惡勢力不應該估計得那麼高，不同流合污就要如何如何云云，往往是自己恫嚇自己之詞，事實上並不一定如此，非黑白即白也往往是他們未曾切實推敲的假想，事實上於黑白之外還是大有迴旋之餘地。例如職業界裏通常的業餘生活不外是嫖賭之類的惡劣行爲，是否不嫖不賭便一定受人排擠呢？不致於的。我親知一位進入一個以賭著名的金融

機關，他每晚出來上補習學校，避去同事邀約的「夜生活」，像這樣一類方式固然並不能達成剷除惡勢力的目的，但說不賂就一定遭人疑忌排擠，也並不見得。至於進一步革除一種惡習惡風氣，那應該信賴衆人的力量，信賴組織的力量，人都是差不多的，假使有衆人的力量，組織的力量，發爲一種主張，樹立一種辦法，則移風易俗，往往也是一反掌間之事。這裏仍然要決心和機巧，脆弱躁急則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要改造環境，要轉移風氣，個人是不易爲力的，因此如何團結衆人，更是青年們必須堅持的認識，必須精通的技術。團結要憑準確的認識，也是一種學問，這意思是說，吾們必須研究清楚，人與人之間是在什麼條件下纔能融洽團結起來，是大魚大肉麼？是世交鄉誼麼？是風俗習慣麼？是一致的利害麼？又根據這樣的理解，轉而研究吾們同別人在此時此地的情況下，要同踐在怎樣一條路上纔能真正團結一致。團結是吾們中國人行爲的最高準繩，但也不是無條件的，譬如，給漢奸，國賊，吾們能講團結麼？不能的，和這樣人不但不應團結，而且要同他們反背，分裂，爲了他們所要走的路是和廣大人民，和吾們不一樣的，任是怎樣的至親好友，高誼隆情，也無法團結起來，這樣的不團結又是準確的，必要的。可見「團結」是一門內容繁複，材料豐富的學問，從根源上說，吾們簡直應該從世界觀和社會觀上來發掘人和人的團結的根據，而且要把握住在變化

中的具體的情況和條件，決不是單單靠「你好，我好」就可以團結擁來。有了準確的認識，還得表現在優越的技術上，「好事多磨」往往是誤在技術不當，措詞不合，措詞不愜，便會引起人事磨擦。同樣一層道理，張君說能叫人信服，李君說就會令人翻臉，不為別的，為的是張君說的話，神氣、恣態、動作……都很愜當，而李君則不然。紅樓夢上的賈寶玉有一次急得要挖他的心給林黛玉看，心是挖不出來的，真挖出來也沒有用，他還得要向林黛玉陪笑臉，說好話，用這樣的技術挽回「頹勢」。總之，認識和技術要配合起來，然後人事團結纔能臻於圓融有效。

替一般從業青年着想，他們所要應付的人羣對象不外三種：第一是工作地位和他們相等的人，第二是工作地位高於他們的人，第三是工作地位聽他們調遣的人。拿大家所熟悉的字面來說，便是如何待同事，待上級，待幹部。在總的原則，態度，技術上，怎樣對待這三種人完全是一樣的。例如對這三種人的任何一種，吾們都應該認識是一種教育工作，同時也是接受別人教育的過程。但因為是不同的人羣，應付起來，畢竟還應有不同的地方。對工作地位相等的同事，主要的是先要振飭自己的工作，加強自己的工作，不要使之成爲別人工作的絆腳石，其次便要積極的在工作中扶植同事，輔導同事，這是和同事取得和諧一致的主要條件。英雄主義必須戒絕，什麼瞧不起是一切搞不來的財

親。不替人家設身處地着想的意念和作法必須修正。古人說益者三友，「諒」是一個條件，但後人却把「諒」理解爲「寬恕」，這是不對的。益友的條件除「諒」之外乃是「直」和「多聞」，「直」和「多聞」的目的都在求真，怎麼夾出一個「寬恕」來？要是「眞」的，「緊」也「緊」不來；要不是「眞」的，「寬」也「寬」不了。要替人家設身處地着想，並不是爲着要有一付好心腸，而是爲着求「眞」，如果替人設身處地着想到轉了灣，超過了「眞」的限度，那就成「鄉愿」——德之賊也，自然是要不得的。與人相處，特別是在中國具體狀況下，要懂得運用「大同小異」的道理。「大同」的道理有兩層，第一是「大致」相同，第二是「大處」相同。所求是「大致相同」。所以不妨容有出入；所求在「大處相同」。所以不忌小處互異，「大同小異」便是這樣。有些人想得超現實了；要同則一切同，不許有一些出入；大同的不知結納，小異的則肆力排斥，這樣必致弄得「衆叛親離」，變成了孤獨者爲止，但還不知自己慄慄；一味怨天尤人，以爲是別人辜負了他，不知道是自己認識和實踐的錯誤。至於你和我的脾氣不同，嗜好各別，譬如你愛抽「強盜牌」，我則根本不抽煙，因此吾不願意和你作朋友，認爲這些就是你我間的涇渭，這是完全錯誤的。人與人的關係，應該是根本的東西决定了非根本的東西。小異就是一些非根本的東西。吾們青年們交朋友，往往祇知照顧這些顯著而非根本的地方，忘忽了根本的大節，在脾氣上合得來，嗜好

上合得來，便以爲可以結成刎頸之交，普通謂之「性情相投」。就「大同」來看，則人與人之間交並一定是軟綿綿的輕鬆的「你好我好」的關係，相反的，倒可能是「硬綑綑」的，「不潤滑」的來往。自然，我的意思也不是說，我們和別人相處，可以不注意一些小的地方，可以隨便向人家發脾氣，鬧彘，一些也不是如此，所謂小節，非根本的東西，如其讓牠發展起來，也會影響根本的東西，也就是，「小異」得過分厲害，會弄得「大不同」，甚至，在某些條件下，在人與人的關係上，非根本的東西會轉化成根本的東西。例如張君和李君是兩個很好的工作同志，的確是「大致相同」，「大處相同」的，假定張君的脾氣不好，對李君常有粗魯的言詞和舉動，因爲這些都是非根本的小節，彼此容忍了牠，讓牠一天一天發展着，結果會在某一場合下，爭吵起來，弄得不可開交，祇有斷了兩人的私交，也嚴重地影響到彼此的事業。所以，與人相處，雖然應該把握住大的地方，小節也還是不可輕忽。要這樣，團結的工作纔能做得到家。

先知者言

完全相同的人物是不會有的。人無論外表或內面都有各自特異的東西（高爾基）

能克制自己的人，就是最強的人（西里加）

做任何事情之前，應先考慮三件事：正義、忠實、和權益。

個性並不會因為融化在集團生活中而趨於消滅。相反的，只有在集團生活中，個性才能有它的最高表現。（巴比塞）

我們在學校中也生活着，在生活中也學習着。（狄慈根）

到處都講利用的人，不能夠作朋友。（伊壁鳩魯）

在我們生活着的歲月，應該勇猛的向自私，偽善，謙卑，狡滑射擊。……因為這些東西存在的一天，人類就受難着一天。（艾青）

人們可以把自己的身體，訓練成健康，堅忍而敏捷，對於自己的理性和意志，也必須加以訓練。（高爾基）

求學與做人

曹伯韓

求學和做人，應該採取什麼態度，才算是現代的青年呢？我以為應該採取科學的態度。什麼叫做科學的態度呢？這就一言難盡，只能夠舉出我所感到的幾個要點來講。

第一點，觀察事物要精細而判斷則要審慎。比方有人告訴你，人死了要變鬼，靈魂學家還可以照鬼相，你是不是相信？一個人這樣告訴你，你或者不會相信，但若果甲也

這樣說，乙也這樣說，丙也這樣說，許多人都這樣說，你就免不了要相信了。從前有個故事說，曾參是一個道德君子，當他離家遠出的時候，有人到他家裏告訴他的母親道：「曾參在外面殺人。」他的母親不信。後來又有人這樣說，接二連三地好幾個人都是這樣說。於是他母親的信念也動搖起來了。這個故事，正足以指明謠言能惑眾的原因。凡是施行武斷宣傳（造謠便是）的人，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不許人家聽別人的話，只許聽他的話；另一個就是自己的話天天講，並約定許多人大家來講。這樣，在一般人心裏養成了習慣，無論怎樣不合理，也就相信起來。可是，我們受過現代科學訓練的人，對於這樣的宣傳是不會受他的騙的。因為我們的態度是非常小心的，無論什麼事情，非得有確實證明，決不會輕易相信。所謂確實證明，一定要在實踐中去證明，不能夠單憑人家的說話。人家的說話即使次數多而普遍，也不見得靠得住。比方中國人說有鬼有神，實際上不見得真有鬼有神，必須自己在生活中確實證明有鬼有神，才能作有鬼有神的判斷。單是自己隨隨便便的證明還靠不住，因為有時你自己精神恍惚，無故疑神疑鬼，你若把它當真起來，那仍然會謬誤，必須非常審慎地觀察，分析自己所接觸的事物，得到充分確實的證據才能做結論。

我們的觀察分析，僅僅用到人家所說的那件事情上面，比方「有鬼有神」「曾參殺

人」之類，還不够，必須更進一步觀察並分析那說話的人的本身和他的社會環境，研究他爲什麼說這樣的話。比方那個造會參謠言的，也許是因爲曾參平日堅持正義，妨礙了他的不義行爲，因而懷恨，那些響應他的，也許是他的徒黨，相濟爲惡的；這都是值得研究的，又如那個講鬼的人，也許是個知識缺乏的農民，也許是藉鬼神斂錢的和尙道士，也許是個「半瓶醋」的知識份子。總之，造成他的鬼神觀念的原因有種種，或是社會的、或是個人的，我們都得研究它。

我們如果持這種精細研究的態度來處理一切的事物，什麼謠言，迷信和武斷宣傳，都騙不了我們。平日讀書看報，也不會老老實實地相信書上報上的話，一定能從字裏行間去找出它的真相來。

第二點，對一切事物不要片面地去認識，要看出它的兩方面，壞的之中要看出好的因素，好的之中要看出壞的因素。比方你聽得人家說，讀死書沒有用處，但你的環境又使你不得不讀死書，你不要以爲這就沒有辦法，須知道所謂死書並不是絲毫沒有用處，死書活讀就有用處了。人家說某種書好，介紹你讀，你當然想去找來讀，但你不要以爲它是絲毫沒有缺點的。你所企慕的某種人物，事實上並不如理想中那麼完全，你所傾心的某個地方，事實上並不如你想像中那樣美滿。當你還沒有和那人那地方接觸以前，你

應預先估計到，當初既不存過分的奢望，日後也不至於忽然失望了。

有些青年對於社會的觀察常是片面的，當他在學校裏面聽到看到許多的現象，以為社會真的是那麼完滿無缺的；到了他服務社會的時候，一遇到社會的黑暗，就認為社會永遠是沒有光明的前途，而發生悲觀失望的情緒。有的人常常與進步的份子接觸，就忽視了落後份子的大量存在而冒險急進，有的人在落後分子的隊伍中生活，就過份估計落後勢力的巨大而打消了自己奮鬥的勇氣，甘心與腐化分子同流合污。對時局的觀察也是如此，有的人只看到我們的缺點和敵人的強點，不看見我們的優點和敵人缺點，因此就無形中接了漢奸汪精衛的理論；另一方面，有的人忽視了我們進步中的不足處和敵人削弱中的餘勢仍不小的一點，就不免輕敵，不免怠忽集中國力的工作了。

再說到讀書，在目前複雜的社會中，許多部門的學術還免不了有門戶派別之分，假使我們把自己局限在某一家言的小天地裏，那就將使我們像井底蛙觀天象一樣，不能理解現代學術上最進步的成果，反而自命為懂得一切，當我們讀到一種書裏而批判他派學說的得失時，就必須準備找到那一派學說的著作來參考，很客觀地去研究它們的誰是誰非，我們不應當隨聲附和去說那一派學說的怎樣不對。讀報紙雜誌也是如此。一件新聞，單看一個通訊社的消息是不夠的，必須把幾個立場不同的通訊社的消息匯合起來研究

，對那個新聞的真實性才會有幾分把握。一件時事的分析單看一種報紙雜誌是不夠的，必須把幾種主張不同的報紙雜誌的言論參互比較，才能夠理解那件事情的內容。爲什麼要這樣做呢？只因爲我們不自甘做個盲目無知的應聲虫，而願意做一個有理性的有知識的現代青年。

第三點，無論何時不要忘記實踐，要從實踐中了解一切事物的變化，了解其發展的過程，避免各種空想和直線式的行動。比方我們學習物理，化學，生物學等類的科學，讀一百小時的書，不如作十小時實驗的效果；因爲從實驗中，我們可以推知這些科學是怎樣由無數的實驗積累成功的，並且可以證明書上所講的真實。如果我們僅僅讀書，聽講，即使懂得明白，也不免將信將疑。特別是如天文學上所說的空間的距離，地質學上所說的時間的經過，鉅大得不可思議；要是不知道科學家測算的方法，一定要駭怪人們是在說荒唐無稽的海話。所以要實驗才能夠懂得自然科學。同樣社會科學也是不能單由書本上的研究去了解的，由書本上的研究只能背出一長串的名詞術語，公式定律，甚至只將這些東西作爲文字語言的裝飾品而不確信其爲真理；只有在改良社會的實際工作中去印證社會科學的原理原則，理解才會深刻。也只有有在實踐中才會辨別什麼是空想的學說，什麼是科學的理論；學院式的瑣瑣辯論是絲毫沒有益處的。

在實踐中可以明白事物發展的過程，是非常複雜而曲折的，在不斷前進的過程中常常有停頓甚至退步的現象，在最大成功之前常常有多次的失敗。在實踐中可以明白社會發展的一定步驟，什麼今天革命明天就到了最理想的社會的學說，都不過是一種幻想。不但社會的發展，就是個人的經歷也是這樣，當一個人達到他奮鬥的目標以前，不知道要經過多少艱難挫折，很少一帆風順的，誰能克服一切困難而前進，誰就是事業的成功者。但僅僅坐在房子裏幻想而不努力於生活鬥爭的人，是不能了解生活過程的曲折的，他也無從獲得真正的勝利。

最後，我想提出一點，即在學的青年，應當認真地學習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在實際學術界是共同致力的。凡目前水準所能達到的最進步的成果，大家一致公認，所以它是比較近於客觀真理的。這種科學不但可以幫助我們發達生產，而且可以改造我們的腦子，掃除一切模糊籠統的觀念，和先人爲主的成見；不過我們不可把它當作洋八股讀，而要當作實際知識來研究。而且應當進行一種科學運動，使科學知識普及到民間中間去，逐漸造成一般民衆的頭腦，使它現代化。抗戰建國的偉大工作，不但要求有無數專門人材與普通幹部，而且需要文化水準提高的大衆，所以學術研究與大衆文化運動是當前急務，誰能擔負這些任務呢？當然是一般知識青年，如果一般知識青年熱誠地擔負

這些任務，而以充分的科學精神去貫徹它，我相信我們的民族復興一定成功得快，而青年們的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

先 知 者 言

我們承認過什麼生活便是受什麼教育，過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過壞的生活，便是受壞的教育；過有目的的生活，便是受有目的的教育；過糊塗生活，便是受糊塗的教育；過有組織的生活，便是受有組織的教育；過有計劃的生活，便是受有計劃的教育；過亂七八糟的生活，就是受亂七八糟的教育。換個說法，過的是少爺生活，雖天天讀勞動的書籍，不算是受着勞動教育；過的是迷信生活，雖天天聽科學的演講，不算受科學教育；過的是隨地吐痰的生活，雖天天寫衛生筆記，不算是受着衛生的教育；過的是開倒車的生活，雖天天談革命的行動，不算是受着革命的教育；我們要想受什麼教育，便須過什麼生活——陶行知

生活的意義

楚 雲

人生的意義在那裏呢？就是說人們爲什麼而生活呢？這是很現實的但又似乎不可捉摸的一個大問題，古今中外許多思想家，哲人，宗教家……連篇累牘地議論紛紛，也談不出一個究竟來。但是不管有沒有結論，人們總是一天天一年年地生活下去，各種各樣

地生活下去，一代代的持續下去，古往今來都是如此。假如把人類社會當作舞台來看的話，在這人類生活的歷史中，不知演過多少的悲劇。

人固然可以糊里糊塗地不問到底爲什麼要生活而生活下去，但是人究竟是有思維有理智的，特別是知識青年。常常會發生出這問題來的。既然人人會發生出這個問題，就應該求得一個真理的答案出來。有沒有真理的答案呢？我以爲是有的，那就是羅曼羅蘭說的一生生活就是鬥爭——這句最簡單明瞭的話。

羅曼羅蘭對這句真理的話的解釋是這樣的：「生活就是鬥爭嗎？不錯，可是應當是一個人類對自然的基本力量的鬥爭，以征服自然，駕御自然爲目的。階級社會把這個崇高的鬥爭變形爲一個限制人類的體力而奴化他們的卑劣的鬥爭」。就是說，生活鬥爭的意義應該是人類征服自然增進人類的幸福的鬥爭，不應該是人和人之間的鬥爭，可是合理的社會却把這鬥爭變成壓迫人，被壓迫者反抗壓迫者的鬥爭，人類之所以有悲劇，也就是因此。

可不是嗎？我們從歷史上看來，在原始的社會裏，因爲沒有人壓迫人的事實，所以也沒有人和人之間的鬥爭，大家同心協力和風霜雨雪，毒蛇猛獸作鬥爭，同心協力的勞動，戰勝生活的困難。到了奴隸社會的產生，人類的生產力已經比較進步一些了，就是

說人類和自然作鬥爭的本領比較大了，照理人類的的生活應該幸福些了，但是因為有奴隸主壓迫奴隸，奴隸反抗奴隸主的人和人之間的鬥爭，不能夠把人類的本領全部用在同自然的鬥爭上，因而人類就演起了許多悲劇。到了封建社會，生產力又進步了，但就因為有了人和人之間的鬥爭，在整個封建社會裏又不知道演過多少人類的悲劇。到了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力更提高了，人類的的生活更複雜了，而人和人之間的鬥爭也更複雜，人類的悲劇也更多。特別在帝國主義時代，有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鬥爭，帝國主義壓迫弱小民族，弱小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還有帝國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鬥爭。人類征服自然的結果，不是用在人類全體幸福之上，而是浪費在彼此的鬥爭上，而人類的悲劇就愈演愈烈了。

我們咀咒人類征服自然的崇高的生活鬥爭，變成人和人之間的卑劣的鬥爭，但不是說不要鬥爭的生活，在有人壓迫的社會中，有強者壓迫弱者的鬥爭，也有弱者反抗強權的鬥爭，而前一種鬥爭是卑劣罪惡的，後一種鬥爭却是崇高神聖的。弱者也是會鬥爭才能生存。譬如日本帝國主義要滅亡我中華民族，我中華民族只有抗戰，和它作你死我活的鬥爭，才能求得我中華民族的獨立生存，而這爭取生存反抗強權的鬥爭，正是崇高的神聖的正義的鬥爭。

一個民族要得到生存和解放，只有在鬥爭中才能得到，一個人又何嘗不是呢？只有不斷地和惡劣的環境，和黑暗的勢力鬥爭，才能不斷地進步，因為鬥爭是一切生命存續和進步的原動力。『拿羅曼羅蘭的話來說：「人生就是一件不息地鬥爭的過程，每個人如不願做庸俗的奴隸，他一生就要不絕地奮鬥着。」人生的意義就是如此。

至于人和人之間的不合理的鬥爭是不是有停止的一天呢？有的，那只有到了將來的大同社會之後，沒有人壓迫人，民族壓迫民族的事實存在，而人類就得以同心協力用他們的智慧作崇高的生活鬥爭，征服自然駕御自然了。人類全體的生活都得到美滿的幸福了。但這也是要經過人的鬥爭才能得到的。就是說要從被壓迫者戰勝壓迫者之後才能得到的。

「人們奮鬥的目的是爲着生活的美滿和幸福嗎？」這問題可以從上面的敘述中得到的啓示了。我們可肯定的說，是的，人們奮鬥的目的是尋求幸福。假如不是的話就沒有一個動機鼓舞人們去奮鬥了。不過我們首先要分別清楚這幸福是個人的呢？還是社會全體的？當我們去觀察一個人奮鬥的意義時，這是很重要的。因爲個人的幸福是和民族和社會全体的幸福聯系起來，才是真正的幸福，單單求個人的幸福，那是建築在大多數人的痛苦上的一點幸福，這是罪惡而不是真正的幸福。

歷史上有不少用萬眾的血淚做成個人幸福的奮鬥者，也有不少為大眾幸福犧牲一生，鞠躬盡瘁死而後己的奮鬥者。前者的奮鬥固為我們所不齒，而後者的奮鬥却是值得我們敬羨的。我們青年人所要效法的也正是後一種人的奮鬥精神。就是說我們不願做庸俗的奴隸，我們要不斷地奮鬥，但我們奮鬥的目標不是尋求一己的幸福，而是民族的幸福，所謂民族的幸福也就是大多數人民的幸福，因為民族的本體是構成民族的大多數人民，而不是少數的個人，個人的利益要服從於民族的利益，為了民族的幸福要能毅然決然犧牲自己的幸福，也只有全民族得到幸福個人才能有幸。孫中山先生之所以偉大，就因為他奮鬥了四十年，都是為了全民族的幸福，他把個人的幸福和民族的幸福打成一片。而狗彘不食的王精衛之無恥，就是把整個民族的利益，服從他個人的利益。

為着民族為着大多數人民的幸福，而不斷地和惡劣的環境和黑暗的勢力鬥爭，不為困難所屈服，克服一切困難，再接再勵，前仆後繼；奮鬥到底，這就是我們現代中國青年的生活意義。

與自己的周圍決然不同的世界。以爲祇有那里纔有生活，事實上這里所指的不過是手觸生活的第一個涵義：——改變生活環境，擴大生活範圍。而所謂生活也不一定祇有在那些地方纔有，雖然改變生活的環境，擴大生活範圍是非常重要的。

先知者言

即使像今天這樣灰色的悲慘的日子也得愛。不要着急此刻是冬天，一切都睡着，美好的土地將會蘇醒，只要你做成一片美好的土地，像它一般耐心就得。（羅曼羅蘭）

一個真誠的，單純的，偉大的人，是把個人利益置之度外，並且不爲生活的煩擾所苦惱，衷心關切着全人類的命運的。於是他方能有愛和憎的強烈的情緒與最大的熱情，於是，更進一步才能獲得生命的力量。有了豐富的生活熱情與生命力，就更能堅定信心（谷谿）

生活是豐富的，要保持一種廣泛的興味。倘使生活範圍擴大了，而生活興味並沒有擴大，你必然仍舊要陷在狹小的圈子裏。……無論看到什麼事物都無樂趣，那就失去了生活的真意義，陷於苦惱或悲哀的泥沼而不能自拔，這是最爲危險。

生活的三度

嘉梨

一提到生活，人們往往就想到工廠，農村，前線，……或者是金迷紙醉，總之，是

改變生活環境，擴大生活範圍雖然開擴了我們的眼界，增廣了我們的見聞，但單靠它依然不能把我們帶到多遠，於是人們又想到生活的第二個涵義：——加深生活經驗。生活在人民當中，觀察他們，研究他們，通過這些觀察和研究，累積起豐富的生活經驗。生活的經驗豐富了，但是我們和人民的關係却未必因此前進了多少，人民不是一本書，讀完了就算了事的。

人民不是一本書，讀完了就算了事的。爲了使得我們在和人民的關係上前進一步，我們必須提出生活的第三個涵義，那就是：我們不但要用頭腦去理解他們，懂得他們的生老病死，悲歡離合；而且要用全副心腸去貼近他們，感覺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哀樂，他們的愛，他們的惡，他們的怨，一言以蔽之，真正關心他們的命運。托爾斯太說得好：「用頭腦去同情易，用心去同情難」。現在就是要我們用心去同情他們，用口語說，就是我們必須「疼」他們，單單空洞的同情是不夠的。用古語說，我們和人民的關係必須是一種「同心」的關係，單單理論上的同志是不夠的。祇有這樣，我們纔能一方面真正的道出人民的衷曲，而另一方面纔能對於生活永沒有疲倦的時候。

這是生活的三階段，同時也是生活這一範疇的三方面：擴大生活範圍指的是生活的廣度，加深生活經驗指的是生活的深度，而用全副心腸去關切人民的命運指的是生活的

密度 人與人之間的真實的距離。

三個通俗的詞彙確切的表現出生活的三階段。三方面：「世面」指生活的廣度，「世故」指生活的深度，「人情」指生活的密度。三個通俗的詞同樣確切的表現出生活者在生活三階段和三方面中對於生活對象所採取的關係：說一個人的生活範圍廣，人們說他「見」的世面大，「見」之一字道出這一階段中人和世界的關係，「看看」而已；說一個人的生活經驗豐富，人們說他「閱歷」的世故很深，「閱歷」二字道出這一階段中人和現實的關係，「閱歷」者，過過而已；說一個人真心體貼旁人，人們說他「近」人情，「近」之一字道出這一階段中人和人民的關係，「到這裏，生活者和生活對象的關係已經不復是「走馬看花」的「看看」，也不是「曾經滄海」的「過過」，而是體貼入微的「貼近」了。由於已經突入生活對象的核心，因此生活的對象已經不復是這一個世界的「面」和「故」，而是人民的「情」了。

總括以上分析 可以列成如下表：

一、第一階段	擴大生活範圍	廣度	看	世界	世面；
二、第二階段	豐富生活經驗	深度	過	現實	世故；
三、第三階段	關心人民命運	密度	近	人民	人情。

這是生活的三階段，同時也是生活的三度——三方面：世界上沒有一種毫無深度和密度底廣度生活，但這並不妨礙，當一個人看了這個世界的時候，他對於這一個世界的認識大都非常淺薄，而他對於人民命運的關心往往不過是一種貴族夫人對於街上的叫化子慈悲為懷的關心而已。換言之，在這種情況下，生活的深度和密度渺小到不足道的程度；世界上也沒有一種毫無廣度和密度底深度生活，但這並不妨礙，在人們「過過」現實生活當中，他對於人民命運的關心儘可能是一種出自頭腦的同情，而他真正的內心則別有所屬。換言之，在這種情況下，生活的密度依然沒有起它應起的作用，至於世界上更不會存在沒有廣度和深度底密度生活，那是更用不着分析了。

由於不滿意我們對於這一世界的關係的僅僅乎停滯在理論上的「想想」，我們提出了生活；但是直至現在我們所了解的生活大部分是「看看」世界的表面，和「過過」現實生活而已。現在是我們前進一步，用全副心腸去「貼近」我們人民的時候了。人民不是一本書，生活不是爲了蒐集材料。生活本身就是目的，生活永沒有疲倦時候。

先知者言

冷淡和麻木必須死亡，狹隘和自私必須絕跡，虛偽和欺騙更是不容存身。代替冷淡和麻木

本是鮮明和積極，代替虛偽和欺騙是誠懇和老實，代替狹隘和自私是實實在在的承認旁人，關心旁人。（于澗）

有意閉目的人，是最育的人（阿刺伯）

在光榮與至善的希望裏，我勇往直前，一無所懼。（普式庚）

我們應該揭掉那使我們溫暖，但遮斷了我們的視線的帽子（託爾斯泰）

要學習怎樣去克服自己的內心，和外表的過去的醜惡的遺產。（高爾基）

個人的痛苦與歡樂，必須溶合在時代的痛苦與歡樂中；時代的痛苦與歡樂也必須揉合在個人的痛苦與歡樂一起。（艾青）

一個理科學生

宇文

這位朋友是在鄉下一個小學裏教自然課。學校的設備說不上，同時學生的程度又低落得驚人。要畢業的學生連空氣是什麼，打雷，閃電是怎麼回事，都弄不清楚。上課時呆呆地望着你，一發問就低頭不做聲。書能背，却不能問，更不能用。

他想到實驗室，想到圖書館，想到同學的互相研究和教授們的熱心指導。看到這裏一無所有，學生又這樣無知，更想到前途，不禁興起茫然之感。轉去又不大好。住一期再說。同時想到既決心來為農民服務，他們低落，就應該想法怎樣才能提高，沒有設備

，就應該另外想辦法，便又鼓起勇氣來。

他先從把書教好做起，他把教科書活用起來，講堂從室內搬到室外。學生比較活躍了。學生提出的問題，很多難於回答，深感自己的不夠，當被問題難住時，只好寫信到原住的學校去求解決。

他又利用日常物品做了不少實驗。如教空氣的成份，空氣的作用和壓力時，他的儀器是兩個一大一小的玻璃瓶，一個茶碗，兩盞油燈，飯灶和竹筒等。每個學生都能做。從這個教學中，孩子們不僅懂得空氣和生物的關係，燃燒的作用，而且也學會灶要如何造，鍋要安好，柴要怎樣燒，才能耗費少而火力強，稻草堆應放在通風的地方才能避免「天火」燒。他又叫學生們放「孔明燈」、放風箏、放竹蜻蜓，他們從實際中更了解飛艇，飛機上升的原理。學生把實驗帶回家庭，家裏人像看把戲似的覺得驚奇着。一面說，新學有道理，一面佩服老師的高明。同事間的信仰也建立起來，——和他們的關係更好了。

他也向學生和他們的家長學了不少知識和經驗，更把那些好的經驗普遍起來。一個姓官的學生，他家以種蘿蔔著名，大的有十多斤重一個，曾在縣上賽會得過獎。他就向他們領教，並要了些種子回去種，——他們的種子不輕易給人的，結果也很好。第二年

再分給其他學生回去種，學生的家長非常高興，孩子們種的蘿蔔比自己大得多。

那地方種藤的人很多，春天種下藤子，鴉雀成羣飛來啄食。農民在田周圍置竹柵，用竹索聯繫，鴉雀飛來，一拉繩，各處竹柵都響了。但經常要人看守，直到苗長出來。一天，他和學生在附近一個水碾研究水力的利用，一個學生提出，「我們可不可以利用水力來拉動藤田的竹柵。」新問題吸住大家，各人都在用腦筋。有人提出把周圍藤田的竹索連通，繫在碾房的麵篩上，麵篩一往復，竹柵就作響。但有人提出，這只是適用於有水碾的地方，沒有水碾的怎麼辦？有的說用水車，但又太費事，農民一定不願幹。學生在溝邊玩，把竹片拋向溝裏，流水把竹片沖走。這給他很大的啓示，想起爲什麼不用一塊木板兩端連繫竹柵，讓流水來拉動；但水去不返，這一實驗的結果，反把別人的竹架拉倒了。留下的問題，是用什麼方法使木板轉來。經過兩天的研究，才想到利用兩根彈性強的竹竿，牢繫在兩岸，把藤田的竹柵和水上的木板聯繫起來，流水沖走木板，把竹竿拉彎，木板出水，藉竹竿的彈力再把木板彈回。這樣一往復，竹柵響動了。水不斷的流，竹柵也不斷的響，鴉雀不敢來，不必有人看守。這一成功驚動了周圍的農民，他們都來參觀。田主人特別感激，接着上下流一些地方也照樣做了。

校長是江蘇人，也是個研究自然科學的。爲了實際上替農民服務，他們仿造了「一架

打穀機，江浙一些農村已經實用過了的。利用兩個大圓筒，筒上反釘了很密的洋釘，用一足踏板，使兩筒作反向轉動，把割下的稻桿放在筒間，穀子便紛紛地落下。據初次不熟練的操作和工人打穀比較試驗的結果，一架打穀機一個人的效率，超過兩張斗四人打的效率。農民看了很高興，一些人爭着借。另外有些人開始還不願意嘗試，後來看着實在好，大家都來學，普遍借用了。

爲了要編印民衆課本，他也研究過膠質複印。晚上和禮拜天的時間，大都化在這上面。一個火爐，一只銅鍋，一桿盤秤，一個洋鐵長方淺盤，起初用石花菜和甘油，熬了幾次，因黏潤性不大，印不到幾張。後來改用漂膠和甘油，也熬了幾次，結果複印到五十張。不用蠟紙，墨水簡單（紫色顏料和甘油火酒的混合液），複印方便。只要把油紙上寫好的字反覆在膠板上，板印製成，便一張一張印去。不用時拿海棉澆開水拭抹，壞了可重化一次，又可保持字畫的真跡，非常美觀。學校買了些常用藥，他配了些油膏和藥液給孩子們治病。後來鄰近的人也來找他。有個五歲的女孩，肚門上生了一個瘡，流黃水，癢，痛。在場上花了幾百元沒有醫好。找着他，配了一瓶稀昇汞液給她洗，再塗上銻養粉，不幾次就好了。他又用昇汞和硫黃的豬油膏治好幾個久未治好的「雞屎堆」。他的名聲更響了。

先知者言

才能是從對於工作的熱情中成長起來的。(高爾基)

人生決不把任何貢獻給予那些不從事於大勞動的人們。(荷拉斯)

人苟能誠心而竭力，決無做不到的事。(亞威頓)

要求幸福的人必須把他的心安放在自身幸福以外的某一種對象上。即安放在人類的改善事業上。(穆勒)

我將要永遠的在平民的撫愛中，因為我拿我的七弦琴，引起他們的美感。(普式甫)

我總好像是覺得，在我生活的前途上，是有很大的自我犧牲在等候着我的。(果戈理)

凡是你的爲有益的，應該以社會公共活動爲出發點，爲羣衆而服務。(柴霍夫)

大學教授下鄉

吳 晗

寸樹聲先生，前西北聯合大學教授，雲南騰衝和順鄉人。他在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到三十一年五月兩年半的農村工作當中，建立了輝煌的成績。

樹聲先生離開了家鄉二十年，雖然他的頭髮已經禿了，但他抱着青年人的熱情，滿腔高興地放棄了都市生活，被故鄉的父老子弟迎接，回到了家鄉。

和順鄉是騰衝縣裏文化水準較高，財富比較平均的一個鄉村。九百餘戶的住家，百

年以來，每一家平均至少有二人以上在緬甸經商。長期商業上的儲蓄，使他們建築了整齊的住宅，發達了他們的文化。遠出國外經商的青年子弟等募了一筆基金，組織了一個和順崇新會，促進地方教育文化事業，辦學校，出報紙。

樹聲先生回鄉後，第一件工作是就任新創的益羣中學的校長。因為距離省會遠，交通不便，這一鄉每年約七十名的小學畢業生，能到騰衝中學升學的不過四五人，到昆明升學的，二十年來只有二三人。益羣中學的創立，不僅能夠提高鄉村青年的智識水準，解決了他們就學的困難，並且還有作爲社會事業發展的中心的偉大任務。根據這瞭解，他提出了學校與社會打成一片，教育與生產打成一片的嚴格訓練的主張。儘量減低學生家長的負擔，學費按照經濟狀況繳納，住校生食米用具由學校用廉價供給。在課程方面爲適應地方需要，特設緬甸文一科，開國內學校先例，厲行月考制度，培養學生自尊心。一切勞作包括清潔、衛生、除草、種菜、挑土、澆池、甚至全鄉道路的大掃除，也完全由學生担任。學生着短褲、穿草鞋、挑糞箕、學習冬耕、植樹、保護森林、禁漁種種活動。

接着他又兼任本鄉的小學校長和圖書館長，鄉公所文化股主任。小學中學和圖書館都在同一地址，小學又是供給中學學生的來源，兩校學生又都是圖書館的主要閱覽者。

把這三個機構一元化，不但是合理而且是必要的。兩年半工作的結果，是全鄉學齡兒童百分之九十九進了學校，連三十歲以下的最後一批女文盲也被肅清了。

第二件工作是社會事業的推動。在農村委員會的名義之下，有水利，小春，森林三股。具體工作是在秋收後強制各農家從事冬耕，禁止家畜在田野裏放牧，疏濬小河，修理溝渠，開挖河道，保護魚種之繁殖，保護森林和有計劃的植林。學校方面的作爲，得到了人民的信賴，農村委員會的工作也得到人民的支持，在極短的期間收穫到出乎意外的成績。

由於這地方的人口稀少，商業資本的活動，土司地方和鄰縣保山兩大農業區域之存在，使居民的祖先放棄了從中原帶來的冬耕技能，秋收以後田畝都成公共家畜牧場。然而，本地的食糧生產却只夠三個月的消費。滇緬路通車以後，保山的輸出量減少，騰衝食糧價格受了顯著的影響。必須設法說服農民，使之儘量利用地方，增加生產。問題的解決，第一是保護農產物。發動全體學生爲名譽巡察員，嚴格防範家畜的放牧和偷竊。第二是示範工作，由學生在公有田上共同栽種了三畝小麥。第三是鼓勵。成績優良的，農委會給以獎金。第一次的耕作面積總數三百畝，收入最多的達國幣三千元以上的純益。到第二年和順鄉的冬耕，便達到了預定目標十分之九的成績了。根據兩年的經驗，把

下種時期，肥料種類，利用土地的性質和受獎農民的收穫量，對照着作成比較表，印發給農民，奠定了以後這個地方的增產事業的基礎。

接着是水利工作的進行。當地的大盈江由於人爲的急角度的曲折和失於疏濬，夏秋間一遇暴雨，河水即泛濫，損害稻作，有時還會潰決河岸，鬧成水災，農委會在得了農民的信賴以後，召集人民會議，決定田主負擔經費，佃農負擔勞力，經過了三個多月的勞作，完成了第一步的疏濬工作，同時挖掘的新河道也順利完成了。說也奇怪，三十年夏季河水漲到十幾年未有的程度，全鄉田畝變成一面鏡子，似乎是上天特意來試驗這部份工作的有效與否似的，果然六七天才退的水位，不到三天功夫，最低下的田畝，也露出秧苗來了，農民跳着高興，我們的校長也快活得跳下河去作一次蛙式游泳，顯露出他那和年齡不相趁的青年活力。

接着爲穩定工資，規定每一日的勞動工資爲兩升米。爲着保護魚類，增加生產量，由農委會嚴禁獵滅性的捕捉，發動學生巡察。爲着燃料的需要和風景的培养，嚴禁燒山，發動大規模的植林運動。這些工作，一樣樣在合理的計劃之下展開了。

三十一年五月九日，敵人侵入騰衝。樹聲先生被迫揮淚別家園，離開了兩年來所全部精神從事的工作。八日，樹聲先生對學生上最後一課，他說：「時局的情形，你們都

已知道了。我們以為不能來到騰衝的敵人，已經只離我們三四十里了。我們只恨我們沒有自衛的力量，恨我不能保護你們，領導你們。學校從今天起只有停課，將來總有一天又能開學上課。但是那時在這裏上課講授的人不是我，不是你們，就不知道了。……平時對你們所說的話不要忘記。你們要在堅苦的環境裏，磨練你們的精神，在鬥爭裏發展你們的力量。……我相信每一個黃帝的子孫，也不會當順民，不甘心做奴隸的。……」校長哭了，學生也哭了。

先知者言

最高尚的動機，就是謀求公益（味吉爾）

真正的幸福，包括在使人幸福之中（印度）

一個人當為他人而生活，纔可以永遠幸福。（託爾斯泰）

增長別人的幸福，是至善。

什麼路？這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只有荆棘的地方開闢出來的。（魯迅）

你不要儘是自己稱讚你的工作，須讓你的工作稱讚你自己。

少講空話，多做工作，那麼事業一定會得到成功。

凡以大衆為對象的工作，在工作中企圖陶冶對象，在工作中也應該陶冶自己。（郭沫若）

江慕農先生辦學記

紹 琴

江慕農先生是一個都市裏的知識份子，決然放下士大夫架子，跑進農村，爲農民服務，替農民當勤務員。他的工作是艱苦的，他遇到的困難是多方面的，但在一年之後，他與農民大爲簡而密切得像親人一樣，農民甚至對他說出：「我們以後生死患難都要在一起」的真心話來。

當他剛準備下鄉的時候，許多朋友都告訴他，鄉村生活是如何艱苦，農民是如何粗笨，鄉村的文化是如何閉塞，鄉村工作是如何困難。……這些話曾引起他一陣的猶豫。

「姑且去試試看。」他在心裏盤算着，終於硬着頭皮，收拾好行李下鄉去了。

到了一個離縣城約五十里的鄉村，在一座道光二年建造的大廟裏，他當了保國民學校的教員。他一個人教了程度不齊的三班人。在白天裏哄哄嚷嚷鬧做一團，對於他那焦燥的性質正如火上澆油，真有點兒耐不住，一直要到下放午學，才可以得到一點寧靜的休息。起初他不大敢出門，只好躺在床上，回憶着朋友們的「靜言」，與白天看到的蓬頭赤足的農夫們，披上袈裟一樣的短襖，腳桿手臂上都鼓起蚯蚓似的青筋，「相野落後」

的想法又浮現起來。天黑了，沒有電燈，自己把桐油燈點燃，擺在寢室裏凹不平的方桌上，準備翻一翻從城裏帶來的幾本書。肚子餓了，只好自己劈柴，洗鍋，有時就坐在灶邊一面吹火，一面借着柴火的光讀書，光是閃爍不均的，印書的紙又壞，翻了幾頁，眼睛實在受不住，又不得不停下來。在這樣的生活中，他一天天的堅持下去。

住久了，和農民們在不知不覺間，逐漸熟悉起來，放學以後也就敢出門了。偶爾也去同農民們攀談，在攀談中他曾問一些擁護統統的大問題，如像「戰爭對你們影響如何？」「在政府的動員抗戰號召之下，你們採取什麼態度？」之類，把農民們弄得無言以對，或者答非所問，再進一步作解釋，還是徒費唇舌，常弄得不歡而散。這些使他焦急到萬分，而且有點失望。

「真是太落後，太閉塞了呀！」他嘆息起來了。

這種生活與工作情況曾使他苦悶，甚至在「去留」間徘徊很久。終於下定決心，「去」是與初衷相反，而且一遭困難就向後轉，也太笑話了。這才打消了「去」志，從新堅持下來。

於是他立定主意，首先想把學校辦好，開始研究過去學校辦壞的原因與家長對學校的希望，得到了兩個結論：

「一、以前是師生互騙，先生騙學生的學錢俸米，學生騙先生的分數評語，偷懶不讀書，以致學生程度低劣，讀了幾年，連姓名都寫不起，更不用說寫信，掛賬一類的事。孩子們放學回家以後，像是什麼作客的人一樣，又懶又調皮，不肯遵守禮俗，男女無別，長幼無序，大人干涉他們，還要回嘴說是「老頑固不開通」。家長們非常討厭這個，認為孩子們本事沒學得一點，壞習氣倒學會了。」

「二、辦事人不負責任，挪用學款，假公濟私。學校有報館，無設備，致使鄉人不滿，甚至提出「停學」的要求來。「停學」只是無辦法中的氣話，其實一般人還是希望有所好學校，使子弟們讀書識字提高身份。」

他根據這些情況，決定下了教學方針是：提高學生程度，使學問與實際聯繫起來，學校與家庭打成一片，教孩子們勤儉樸實，貧苦的孩子半工半讀，上午在家幫助生產，下午來校唸書。此外，他更向辦事人商量改進學校辦法，力求以少數的錢做更多的事，能節省就節省，他同學生一齊動手修窗糊壁，並製了一些圖表，把牆壁裝飾起來，圖表上載明了某某學生的成績。

如此一年之後，的確收到一些效果。由於學生的程度提高了，大大的改善了家長對學校的觀感。他和學生家長間的關係也就密切起來。他常到農民家裏去坐坐，泥手泥腳

的農夫，也敢於跑進他的寢室，在床鋪上、桌凳上，隨便坐，隨便靠了。

可能時他爲他們解答一些問題，譬如「政府的法令是如何規定的？」「兵役如何才算公平？」「徵糧借糧的標準如何？」「土地法上如何規定地租利息？」等等。雖然他平時對於這些問題沒有十分忽略，但總覺得平時研究得太不切實，以致許多問題搞不清楚。幸喜他還帶了幾本關於這方面的書。爲了解答實際問題，他開始學習起來。他覺得他可能在這鄉村裏學到許多寶貴的東西。

他與農民的來往，越來越頻繁，他不但被看成好朋友，好先生，甚至成了他們的法律顧問，排難解紛的人。他教好了的孩子，在縣城裏升學都考得很好，升了學的孩子們回鄉以後也喜歡同他保持舊有的關係。尤其在年假暑假，他那裏更是熱鬧。在縣城省城讀書的幾個大中學生和高小學生，都擠在一堆了。他們漫談時事，討論閱讀，有時也談談戀愛，戲劇和電影。

後來，他建議那些學生捐錢辦一個短期民衆學校，他們自己做老師。他們贊成了，親自去動員各自的兄弟叔伯鄰人，湊合得濟濟一堂。他們很熱心的教和學。在教學中提出這一類問題：戰爭這樣打下去要怎麼辦？鄉鎮保甲委員之類不法行爲如何才能糾正？怎樣才能使我們的正確號召實現？他們以樸素的口吻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要求，如「我

們抽了籤，就希望不再亂拉人；我們出了軍糧馬料，就希望駐軍不再下鄉砍柴拉柴；我們括了租，就希望不再要我們上會請酒。」我們硬是負擔不起格，請先生們出個主意，看有啥辦法。——他們這樣說。

於是他們吹談的範圍擴大了。那批「粗」朋友也參加進去了。以前時事討論，閱讀討論的題目也無形轉變了。有一次一個佃戶與一個地主爲了括租穀的事情發生了口角，地主用旱菸桿把佃戶打得頭破血流。那個戶就連哭帶跑的跑到學校裏去，請大家替他想個法子。

大家就嘆了一陣。老粗們冒起火來：「世界上的事就沒有個規矩了嗎？他打人！我們！哼！一頓足撩袖的就要出發的樣子。他當時感到事情有點棘手，就建議他們大家去向那地主求一個減租的人情。大家鬧哄哄的去了，地主老爺心裏有點急，把鄉長找來，還是沒有辦法，只好答應要求，讓了佃戶的租，還給了醫藥費。」

以後他更努力的在那兒工作，處處爲農民的利益着想。農民們對他感激萬分、向他說：「我們以後生死患難都要在一起。」

他受了萬分的感動，在他的自述裏曾這樣的說：「當初我曾看不起他們，以爲他們粗笨，污濁，太落後，到這時才知他們情感是豐富的，真誠的。人格高尚，心地純潔，

那更是我們見所未見。如今我才知道我是真正在學習了，真正在工作了。我要這樣不斷的更好的工作下去，學習下去。」

先知者言

使研究者發生快感的，不是真理的私佔，而是奮鬥着去爭取它的努力（高爾基）
苦幹乃是開啓我們的欲望之門的鑰鑰。

我是來服役人們，不是要人們來服役我（耶穌）

在衆人的幸福裏，才能够得到個人的快樂（司鐵普尼克）

以衆人的生與利爲目的，而一己的生與利即托於其中（蔡元培）

人在改革外界的事物時也改變了自己。

凡有好的決心的人，才是有造就的人。（愛默生）

要有明確的目標，不達目的不止的堅決精神，無堅不摧，無攻不克的性格。

文字與形式

吳 晗

八股文字廢止於一九〇二年，到今天已經四十三年了。四十三年在中國人的生命歷程來說，是一輩子的大半，時間不可說不久。就形式說，八股文死了幾十年，應該早已

和草木同腐了。然而，在事實上，牠不俱未死，牠的精神仍然滂薄於新時代新社會，充塞澎湃，表於每一政令上，每一事務上。形式也依然存在，不過換了新名目，例如四維八德，勤什麼員之類。

六百年的八股文教育，八股文生活，單憑了政治的表面改革，先是由皇帝下一道詔諭，後來又粉刷門面，換上中華民國四個大字，結果當然是形去實存，靈魂不滅。幾年來的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思想的一切一切的改革，只是表現在文字上形式上，本體上不但依然故我，而且變本加厲，就歷史的線索來說明，可以說是應有的現象，應有的結果。因為時代的形式雖變，牠的精神——八股精神却並未為時代所轉變。

抽象的說，八股文之所以為八股文，是因為牠專講求形式，文字只是表達這一機械形式的符號。形式的一定公式是承起轉合，例如起句必用「今夫」，承句用「是故」，轉句用「然而」，合句用「所以」。無論什麼理論或批評或建議，或遊記或書後，都可以套上這公式。一共四大段，每段又雙股對稱，說了大半天，儘可毫無意思，等於白說，尤其妙的是最好的文章也就是自說最道地的文章，寫的人看的人都彼此心照，明知是如此。相傳有一名人作一破題，題目是「鞞」，破題是「鞞，皮去毛者也。」這一點也不錯，猶之於說建設健全的政治必須自去貢更始」一樣的合理。但是下文呢，沒有了，於是只是一

張光皮，一個吏治貪污成爲風氣的時代而已。

講求形式的極致。進而講求書法，墨要濃而發光，字體要方正，風簷寸晷，一刻鐘要能寫上多少字。主文者也是從此道出身的，只要眼睛看着順眼，取錄的把握就有了五成，形式再不錯，就穩等着等捷報了。至於意思，那上文已經說過，越沒意思越好，實踐根本說不上。假如真的有意思，獨出心裁的意思，膽敢想前人所未想，說古聖先賢所未說，即是反動，是叛逆，小子鳴鼓而攻之，權威者則將你捉去坐監，殺頭。

受了六百年的教育，訓練，養成了光白說不做事，專講形式，玩弄文字的國民性。我們要記住，六百年來的政治，就操在這些專說古聖先賢的話的人手裏，從當國的執政到中下層幹部，即使是有不從科舉出身的，至少也受過八股文的訓練。社會上的領袖名流，也無例外。這習性根深蒂固，蟠結在每一個人的心裏，活動在每一個人的腦子裏；即使是見面寒暄，也還是今天天氣好那一套公式。對人無友不如己者，揀高處爬。對事見機而作，有錢落的就幹，對自己自然是恕道囉，有一千個理由，一千個古人的話可以辯解，自然問心無愧。把自己和自己這批人除開以後，自然更可以用公式，把所有古聖先賢的話搬出來，一大堆道理教人應該如此，應該如彼。有關國家興亡民族隆替的，更可說得叫人感激流涕，忠義憤發。這些語言文字被他的門生故舊撰成志傳記狀以後，史

書採錄，自然編入名臣傳或理學傳，而名垂千史，成爲一完人了。

六百年來所養成的講求文字與形式的精神，光緒帝的詔書和辛亥革命所給予的打擊，只是摧毀了這精神的形式而已。民國五年袁世凱死後，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在弔袁世凱一文中，感慨地說中國人的特性是專用文字來表現高超的政治見解，所實行的則正好和所說的相反。細讀袁世凱的文告詔諭，假如不知他的爲人和禍國殃民的經過的，一定會以爲是不世出的賢臣聖主偉人。他之所以成功在此，失敗亦在此。大隈的話固然中肯，但是猶去一間，因爲袁氏之所以如此，正因爲他是這時代的產物，他是這時代的寵兒，他因爲如此，才能得光緒帝的信任，才成爲西后的寵臣，因爲如此，才能當內閣總理，當總統以至於皇帝，假如沒有對外問題，他能得到外國援助的話，也許到今天還是中華民國的皇帝。

民國以來的文字上形式上的成績，也許會超過世界上任何國家，即使是最先進最民主的國家。我們曾經有過多少憲法約法，我們也有參照中西集其大成的最完美的民法刑法，我們讀過無數通的綱領宣言，我們也有過多少個計劃，三年或五年的，並且還有數目字和表格。然而，只是表現在文字上形式上面已。

先知者言

不哭不笑，加深瞭解（斯賓諾莎）

人類如何認識周圍世界的問題，在實踐以外是不能解決的（推米揚斯堅）

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助華再出（劉子元）

假裝聖人的惡漢，較惡漢爲更惡（培根）

你或許能強迫一個人閉他眼睛，但你決不能強迫他入睡。（丹麥）

我們必須記住，世界上有許多人，他們沒有多大的生產力，却偏喜歡說一些重要的話，其結果常是最奇怪的。（歌德）

人的尊嚴

胡繩

把人當做人，這是一句看來很平常的話，而且又像只是同語反覆。但其實不然。第一個「人」字所指的不過是生理的人，但人們並不是常把具有直立的身體，和雙手雙足的人當做是真正的人的——比如中世紀的地主心目中的農奴就不過是直立的牛馬而已，在滿清朝廷中，雖是文武大員，也是自認爲沒有自主力的奴才的，由此可見，「把人當

做人」這句話中的後一個人字所意味着的乃是有獨立的感覺，獨立的意志，獨立思想的人，這也就是說，不僅是過着生理的生活，而且過着精神的生活的人。由自己的感覺，意志和思想來決定自己的行為的人才算得是一個人，只是由別人的感覺，意志和思想來決定自己的行為的人就不能算是真正的人。所以「上命差遣，不由自主」，這是不把自己當做人的想法，「我說怎樣，你就得怎樣」，這是不把別人當做人的想法。

把自己當做人，就有了自由；把別人也當做人，就有了平等。——有自由，有平等，於上才能民主。

也許有人說，這所謂把人當做人不過是個空想。他們以為，在歷史中每一個時期，大多數下層的人民都是些愚民，這些愚民對於一切事情都是毫無知識的，對於自己的命運也是一無所知的，因此，對於他們，就只好客氣一點，用命令來告訴他們如此這般，不客氣一點，用皮鞭來指揮他們向東向西。

但真實的歷史却否定了這種看法。我們固然不必否認，在歷史上的多數時期，廣大人民是並沒有被當做人看待，沒有過到真正人的生活。但是首先這是因為在權力壓迫下造成的情況，（不是因為他們不是人，所以才被皮鞭驅使，而是因為被用皮鞭驅使，所使才失掉了做人的權利。）其次在歷史中的某些變革的時期，「愚民」也仍會突發地自

覺地行動起來，表示了他們畢竟還是人，而不是牛馬。

假如民主是空想，那麼把人當做人也決不是空想。民主思想的根本前提是承認我與旁人同樣都是除了有能走路的腿，能做事的手以外，更有所感的『心』和有所思的頭腦。固然人的智力有高低，人的知識程度有高下，這在現實中還是不能否認的，但沒有人是生來無智力，只配無知識，不能有所知的。民主社會的設施正是要在消極方面，不用任何的權力或教義來壓制人的感情，範圍人的思想，限制人的知識，在積極方面，要把知識的門向一切人打開，使每個人的感情，思想，意志得到自由的發展，使每個人都能由自己的判斷決定自己的行為。

三民主義半月刊二卷十二期中刊載了一篇從「自由法國」雜誌上譯出的論文，其中說『希特勒在「我的奮鬥」裏，常以菲薄的辭句，鄙視民衆，稱他們缺乏判斷力，知識水準低弱，輕信盲從。沒有脫離原始時代的性情』。又說：『在希特勒奪取政權以後，他即在黨員中間，散布這個口號：「你們儘管發財」，他用兩根鎖鍊，使他們互相攔住。又使他們和自己聯繫。第一根鎖鍊就是忠實，第二根鎖鍊就是同惡」。……由這個說明，我們可以看出，法西斯統治者不僅不把民衆看做人，而只看做是愚蠢的牛馬；而且也不把自己的黨羽看做人，而只看做是貪婪的狼犬，所以這篇論文的原來題目是「專制統

治與蔑視人道」（譯文改題爲「人的獸性時代」），原作者且加以說明道：「原來專制統治與蔑視人道，本是具有連帶關係，決不是在我們這個時代才如此的，因爲只有專制時代，才帶着凶狠殘酷的形式，表露那些蔑視人道的事實；亦唯有在人的價值完全喪失的時候，才容許統治者唆使一班殘忍的惡奴，任意荼毒生靈。」

現在，我們既站在反法西斯的戰綫中間，而在自己的民族生活的歷史上，又曾長期地經過各種各樣的獨裁政治的專制時代，那麼，就更不能不強調人的尊嚴，人道主義的精神。因此就必須反對任何「蔑視人道」，不把人當人看的思想和事實。

在封建社會的等級制中，大多數人民都被排斥在受教育的圈子以外，因爲大多數人民被認爲是不可能具有知識的；但在民主社會中，却要實行普及的國民教育，那便是因爲民主社會把一切看做是在知識上有着平等地位的，都能獨立的思考，都能有知識。在封建社會的思想統制下，縱使對於受教育的人，也只容許他們在一定的圈子內思想，（歐洲中世紀是宗教的教義，中國古代是聖經賢傳。）不僅不能有越軌的思想，而且連對這種權威思想有所懷疑，想一下它到底對不對也不許可。這在實質上正是虐殺了思想的權利。但在民主社會中，這種情形也是不許可的了。在民主社會中必須讓人人能由懷疑，探索、思想、研究，然後得到一定的信仰。所以假如有人問，「我們只知跟着他人信仰

，然後慢慢了解，也許終身不能了解，你們想想我這樣講對不對？」那麼我們必須回答，這樣講是根本不對的。

不了解而信仰，這就是盲目的信仰。只有宗教的教條，法西斯的思想，才要求人不了解，只去信仰。因為他們那一套根本不成為思想，人們倘以清醒的理智去接近，就一定會掉頭而去。一種站得住的思想，就一定不怕人家來懷疑，來了解，也一定是人人所能了解的。假如以為在社會中只有一小部分的人能夠了解，其餘大多數人都是不能夠了解，只能跟着別人去信仰，去幹，那就是把這大多數人排斥到人的地位以外去了。這大多數人豈不和那終身不能有什麼了解，但辛辛苦苦跟着人去犁田拖車的動物一樣麼？唐僧往西天取經，歷盡千辛萬苦，那是因為他先已對佛法有所了解，而去追求更多的了解，而那猴子，豬，却是對佛法並無所了解，只是跟着唐僧信仰的。但是西遊記畢竟還預約了這猴子和豬將來到了西天之後也能成正果，現在假如大多數人跟着別人幹了一輩子，最後還是一終身不能了解，那豈不是太可憐了麼？

固然，我們不必否認，因為原有的知識程度的高下，人們對事物的了解程度也有高低，而能夠獨立地創造出完整的思想體系的人常只是個別的天才。但這些人的創造工作也並不是什麼神秘的工作。他們還是總結了某些前人的經驗和思想成果，經過自己畢生

的辛勞的探索研究而完成的。而這完成了的思想，對於旁的人，縱是下愚，也仍是可以完全了解的。只有法西斯主義者，才把希特勒之創造他的「理論」，描寫做是一種直覺的神祕的過程，使旁的人只可能在他前面頂禮膜拜信仰，却永不能加以任何懷疑，也不能了解。但是我們却永遠要反對任何一個人，在自己沒有了解的時候，先去信仰。以爲旁人不能了解，只能跟着自己信仰，這是不把旁人當做人！自己不去求了解，先去跟着旁人信仰，那是不把自己當做人。

我們絕不以爲社會中只有一部份人有思想的能力和權利，而旁的人却根本沒有思想，只能盲目地信仰，跟着幹。因爲假如我們這樣想法，我們就不能在反對法西斯的戰爭中，建立思想上的反法西斯陣線。

讓我再引用那篇論文中的一段話來做結論。

「我們必須肯定人人有一個靈性，一個精神。這樣，人類始能樹立它的尊嚴，要求人人加以尊重，這是未來世界首應注意的主要條件。必須如此，才能使那些不甘心做行政機關的工具，不願意在瘋狂的人羣裏做參加份子的；和不屑與從事侵略的「優秀份子」爲伍的善良人類，可以生存於大戰以後的世界。

人人均應依照他對於本身的認識，勉力完成他對於文明應負的任務。既不首

自認爲禽獸；又不甘自暴自棄，淪於禽獸，有了這種覺悟，自能實踐道德行爲。等到希特勒主義崩潰以後，這個蔑視人道的時代，也就從此結束了。」

先知者言

自由不是一個人的，而是多數人的權利。（斯賓賽）

自由的王國不會從歷史裏自己飛躍出來，它是要由人力爭取創造的。（史瑛生）

啊！世襲的奴隸喲！你還不知道嗎？誰想自由，誰都應自己去爭，勝利應靠自己的右腕去爭取。（拜倫）

萬人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巴枯寧）

不會思想的是白痴，不肯思想的是懶虫！不敢思想的是奴才。

人類不能默爾而死，除非是由於薄弱的意志的缺陷。（愛倫坡）

一個人做自己的主人翁之權，是人權中最大之權。

吾人必須對任何形式之邪惡竊取攻勢，吾人必須工作，必須戰鬥，以確保後世子孫能享受不能轉讓之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免受缺乏之自由，與免受恐懼之自由。（羅斯福）

中國和中國人的鏡子

魯迅作品研究

無治主義在中國原來是有深遠的淵源的。老子道德經五千言是無爲的典據。然而又

下註釋說「無爲而無不爲」，什麼也不做，即等於什麼也都做，但「無不爲」只是心造的幻想，其實是一無爲」。這些狂妄的人甚至於「連老婆也娶不成」，只好出關去了。這是中國無治論的關山祖師的收場。莊子的思想比老子更激烈，相信無生無死，亦生亦死，人是蝴蝶，蝴蝶是人，所以對司命者的死生有命說，也持異論：

「大神錯矣。其實那裏有什麼生死。我莊周曾經做夢變了蝴蝶，是一隻飄飄蕩蕩的蝴蝶，醒來成了莊周，是一個忙忙碌碌的莊周。究竟是莊周做夢變了蝴蝶呢，還是蝴蝶做夢變了莊周呢，可是到現在還沒有弄明白。這樣看來，又安知道這爛體不是現在正活着，所謂活了轉來之後，倒是死掉了呢？請大神隨隨便便通融一點吧。做人要圓滑，做神也不必迂腐的。」（「故事新編」：「起死」）

這雖然是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的文字，但並沒有把古人寫得「更死」，倒證出了老莊哲學的奧義：隨便，通融，圓滑，曠達，無是非，無善惡。這人生觀竟不幸在中國流傳了二三十年。所以三教一體說，「論語」和「孝經」老子，「維摩詰經」同義論都是士大夫的得意的「春秋筆法」。這圓通哲學還寫在小說上，（如「西遊記」，「封神榜」）傳播於民間，使成萬民的人生哲學，而風流餘韻傳於現代。於是有了韓甫這樣的類型。原先是「敏捷精悍」的青年改革者，曾因破除迷信而到城隍廟裏去拔過偶像的鬚鬚，又因辯

論革新中國的方法而打起架來，但十年之後，又變了「無聊」的人，一敷敷衍，模模糊糊的人。爲了騙騙母親使她安心，包一點泥土，裝在新棺材裏，算是安葬了自己的小兄弟；爲了不使阿順失望，雖然蕎麥粉不可口也放喉嚨嚥下去，甘願受硬喫的痛苦；阿順死了，母親託送她的剪絨花，就送了阿昭，還要對母親說阿順見了喜歡的了不得；爲了每月二十元的收入，也隨便便去教「子曰詩云」。自然這樣的人不知有現在，更不想有未來；「我現在什麼也不知道，連明天怎樣，也不知道，連後一分……」。〔在酒樓上〕

也有孤獨者，失敗者的魏連斐這樣的類型。這是一個「古怪」的人，「可怕的新黨」，使周圍的人當他爲異類。自然，村人眼中的化外人，異樣的人，並不是一個惡名，但必須懂得韌性的戰鬥。然而魏連斐終於被逐出於教育界之外，社會不給他安住下去。失業不久，連心愛的藏書也變賣了；爲了「我還要活幾天」，甚至於一月三十塊錢的抄寫也肯做，但連這小職位也不可得。他活不下去了。然而還是活下去。爲了不願意我活下去的人們而活下去」，於是「有新的賓客，新的餽贈，新的頌揚，新的鑽營，新的磕頭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惡心，新的失眠和吐血……」

還有所謂文學遺少輩，明明是青年人，也寫篆字，填詞，勸人讀莊子文選，刻古式

信封，寫方塊新詩，使新的軀殼裏埋着「桐城認種，選學妖孽的嘍囉。」（「淮風月談」：「重三感舊」）。對於人生，麻木冷淡，隨遇而安：「雖然不敢自認遺少，但的確已消失了少年的活力，在這萬象皆秋的環境中，即使豐之餘先生那樣的新精神亦已不能振拔我的中年之威了。」對於世事，無愛無憎，不冷不熱：「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唯無是非觀，庶幾免是非」。有「孰是孰非……之爭」嗎？「討論中會得有真是非產生出來嗎？」對人對事既然大可隨便，於是耶穌教徒其實是喫教者，革命黨其實是喫革命飯者；討論家，其實是上天梯者。「講革命，彼一時也，講忠孝，又一時也，跟大拉麻打圈子，又一時也，造塔藏主義，又一時也。有宜於專喫的時代，則指歸定於一尊，有宜於合喫的時代，則諸教亦本非異教，不過一碟是全鴨，一碟是雜拌兒而已。」（「喫教」）

這隱身術可謂神通廣大，可惜「只有尾巴沒處安放」，也給人看出了「破綻」。其實敷衍，隨便，遷就，不爭，只是頹廢者。只是聽其自然，「逆來尚須順受，順來更當順受」了，於是「脖子最細，發明了砍頭，膝關節能彎，發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發明了打屁股。」只知死生由命，貧富由天，使士紳者恆爲士紳，農者恆爲農，士者恆爲士；不能活下去了，也「想從天上或什麼高處遠處掉下一點恩典來！其甚者竟以爲「莫作亂世人，當爲太平犬」不妨變狗，而合羣改革是不育的。」（「倒提」）即使心有不甘

平，也只髮鬱激昂，嘆着「懷才不遇」或「天道甯論」；終於自暴自棄，恨恨而死了。

無是非者，彷彿是超於是非，高於一切，不黨，不私，學者似的，但其實是「學者皮而奴才骨」，或者說，「貌似澈底革命者而其實是極不革命的個人主義的論客。」（一二心集）所以他們也是無定見，最不可捉摸。批評或辯護的時候，用各種不同的圈子；用互助說來駁詰爭存說，又用爭存說來駁詰互助說；用和平論來反對階級鬥爭說，又用鬥爭說來反對互助說；用唯物論來非難唯心論，又用唯心論來非難唯物論。或者澈底到透，人們要打倒偶像，他連打倒者也打倒，人家說詩云子曰是舊八股；他又說「達爾文說普列哈諾夫說」是新八股；人家要反對某種衛道文學，他竟什麼道也不要衛，以為都對不得。于是由澈底而透底，結果只剩下一個「無底洞」。（「偽自由書」：「透底」）總之，凡事都要無疵無瑕。一有缺失，就不行。人什麼都不對，他什麼也都對，「自己滿足」，「現狀最好」，于是做人也最好不言不動，不求有功，但願無過，保得現狀，天下太平。所以立論的透底者，其實是現狀的屈服者，外貌上的革命者，其實是無力的倒退者。

沒有將來，改革無力，但求維持現狀，或想把現在拉回太古時代去；這就是「唯無是非者」的最高理想。

先知者言

與世無爭，與人無爭，是懦夫的行爲，受辱不爭，受害不爭，是比懦夫更下一等的奴才行徑，我們是懦夫？還是奴才？（吳雲）

真的戰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魯迅）

過錯之最大者，就是不顧到一切人。（卡萊依爾）

個人主義是由於階級社會帶來給人負擔的外來的重壓的結果。個人主義是一種個人想抵抗暴的無益的企圖。（高爾基）

你們能見壓迫你們的波浪，而不見有海。（羅曼羅蘭）

不管人間的事務，也不讓別人去管，既無義憤，又無同情，這一切都是弱點的本性。（伊壁鳩魯）

家庭新論

陳 翰

不論是意識地或無意識地，當貞操祇被要求於女性一方面時，在戀愛當中，男與女是不平等的。當女性不能夠參加生產時，在社會當中，女性總是吃虧的。

不論你明白說過也好，明白暗示過也好，或是有意識的使對方感覺過也好，對於你的肯定的一個意思一經表示，你就負有責任。

不論最初是那一方面發動，愛總是相互的，也就是說沒有那一方面可以推卸責任。拋棄對方，就是拋棄對方。並不能拿「當初是他（她）先向我要求」來更換這個動詞。

自己要活，同時也要讓人家活。她不是一件衣服，可以脫掉，丟掉，她將是一個影子，一直站在你的面前。踐踏過一個女性的屍體而走向自己的幸福，把別人的痛苦鋪成道路，都是犯罪的行為。

「自由的分離」是人類踏上更高一級文化的梯子的幸福。當人類還沒有改正目前的社會錯誤時，「自由（？）的分離」，通常總包含着一方面辛酸的眼淚。

「壓迫人的，雖智者，亦變成了愚蠢」。損害人的，同時也一定損害了自己。

聖西門說：「看一個社會，只要看這社會中的女性所處的地位」。尼采說：「女人是我們的鏡子」。由此可以引申成看一個男人：他的心腸，他的思想，他的對人，對事，只要看他怎樣戀愛，怎樣和他妻子相處，因為戀愛顯示了人的真實，丈夫對於妻子是無法掩蔽的。

幸福的家庭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纔有各有各的不幸」。（這是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句話）。不幸的家庭是通常的，幸福的家庭是例外。相安無事

的家庭少，有裂痕的家庭多。相安無事並不一定表示這婚姻的美滿。雙方共同的欺騙、共同作惡，共同的愚蠢，共同的懦弱，也可以沒有爭吵。有裂痕的家庭，並不一定壞，要看這裂痕向什麼一種情形發展，要看雙方對於這發展採取什麼一種態度。

不幸的家庭多，是不是一種「悲觀」的論調呢？不是，正像說不幸的世界一樣。牠並不影響我們肯定的說，幸福的家庭是存在的，今天較少，將來都是；幸福的世界是存在的，今天在人們心裏，將來一定成爲事實。

家庭是這個社會的一個細胞。這個社會的一切矛盾集中投射在它身上，顯露在構成這個細胞的兩個分子的眼前。這兩個構成分子所感覺的苦痛，正是外面所加給他們的。如果他們一塊兒採取一種積極的，並不是「被禍」的態度，來對待他們的痛苦，實際上，他們已經有黃金不換的幸福了。

如果妻子是被束縛在家中的人，那末丈夫就代表着外界，把外界帶到家裏。如果他把妻子當做箭垛，那麼，她自然把憎惡外界的感覺，簡單化爲憎惡丈夫。雙方都聰明，避重就輕。挑最可欺的部份洩忿；雙方都愚笨，把一個幫手看成了敵手，把一個同志誤認爲仇人。

妻子把所有的幸福想像，寄托在丈夫的高興上，但是自己把一雙腳離開地面，把生

活掛在別人的衣襟上。

夫妻關係的任何一方面的獨斷和放棄都是必然使雙方同時受害的。獨斷，蠻不講理，在表面上馬上看得出，是專制，是法西斯蒂。放棄與容忍，似乎是「民主」。不，這不是民主，這是懦弱，或是消極。因為如果是正確的，對的，那末容忍，放棄，就是對真理的退却，就是對惡的妥協。夫妻之間，反而應該有「爭吵」，這樣才能不斷的向善向美走去。丈夫與妻子是一個赤裸裸的獨立物。自私在家庭中，不穿外衣，毫無隱瞞。

有一種情形，或者說這是我們現在知識分子間通常的情形。把結婚看做一個目的，丈夫把妻子看做享受，妻子把丈夫看做一輛車子。丈夫繼續工作向前進步，回家休息，享受享受；妻子搭上車子，就坐了下來，再也不必進步。丈夫如果造成她的甘願不動，或者不管她的坐了下來的重要性，那麼飛出的石子彈回來，打痛自己。他的向前的運動也必然受累，只有雙方一起進步，這運動才能繼續。幫助妻子，也幫助了自己。

夫婦是一個矛盾體，讓他們互相衝突。理智做鐵軌，人情做滑潤油。結婚的車子纔能不停地上前。

真是奇怪呀！在你前面是這樣一個人，一個異性，你面向他湊近他握住彼此的手，擁抱他，你從他的臉上照見了自己，你發現了和你完全一致的另一個人，好像發現另一

個自己一樣高興。他和你一樣是父母疼大的。他和你一樣有一雙閃着愛情和苦惱的光芒的眼睛，他和你一樣有一個呼吸出痛苦和歡樂的嘴巴，他和你一樣有一顆敏感的，同樣溫度的同樣速度的跳動的心，和你一樣渴望幸福，哀憐弱小，爲殘暴凶橫而憤昂激動。你可以和他聯合起來，一致行動。

幽靈逗留着未去。歷史把我們割裂成個人，社會給我們安排在一個孤立的名叫「家」的東西之內，把一個男和一個女投入其中，叫他們聯結一起，和其它的各個的家發生隔膜或者敵對的感覺。社會的概念在他們心中，再也沒有一點親熱的感覺。集體的存亡再也不能在他們心中發生什麼波動。最後，連這不合理的孤立的東西，也失去了意義和快樂，和存在的理由。人們便要求打破這狹籠了。單個的一座堡壘只有當它知道自己處於全綫作戰之中的時候，它才是一座堅強的堡壘。否則，監獄也是堅固的，也是各各孤立的極小的堡壘。

家庭中的操勞，在今天大多數的家庭中，仍屬私人服役的性質，他必須，也可能改變爲社會的事業。今天大多數女性還不能擺脫這種繁重辛苦的服役。燒飯，洗衣，帶孩子，往往剝奪了女性全部的精力和時間，其目的却僅僅維持了一個單個的家庭，並不會直接參加社會的生產。結果精力一點沒有剩餘，沒有剩餘，文化就停帶。人活着，就爲

人要活——這是無意識的。

勞動要求剩餘，結婚要求比結婚更多一些。一個人和一個人聯合，並不是取消一個，即使取消之後充實了也不行，因為這樣變成人吃人。兩個人合在一起應該仍是兩個人，兩個更豐富的人。『一加一不能是一，至少是二，應該是二以上，更多些』。（見綠川英子：『憶蕭紅』一文）

結婚是命運的同舟。

人不是一樣東西。

人只有不同，沒有高下。

人本身就是目的，人不是手段。

人在知識上可以分得出我比你多，你比他多，但在人的意思上，大家是相同等的。

先 知 者 言

一切真正的愛情，都以相敬為基礎（布金漢）

自私者是不配愛的。（克爾羅斯基）

婦女是很大的力量，埋沒這個力量等於犯罪（約瑟夫）
 被壓迫被剝奪權利的婦女們，防禦自己努力爭取獨立的地位，不僅是她們的權利而且是她們的義務。（倍倍爾）

不當只注目在他對你表示的愛，而當注目在他向他人是否表示愛，他對於真理，對於美，對於自然是否表示愛？真正同你可有深細悠久的愛情生活的人，永遠是那種有各方面愛的人：因為只有那種人有完全的人格，有整個的心來愛你，（克爾羅斯基）
 讚揚婦女們，不把她看作享樂的對象，却看作人生困難事業中的同志和助手（高爾基）

我爲少男少女們歌唱

何其芳

我爲少男少女們歌唱。

我歌唱早晨，

我歌唱希望，

我歌唱那些屬於未來的事物，

我歌唱那些正在生長的力量。

我的歌呵，

你飛吧，

飛到那些年輕人的心中

去找你停唱的地方。

所有使我像草一樣顫抖過的

快樂或者好的思想，

都變成聲音飛到四方八面去吧，

不管它像一陣微風

或者一片陽光。

輕輕地從我琴絃上

失掉了成年的憂傷。

我重新變得年輕了，

我的血流得很快，

對於生活我又充滿了夢想，充滿了渴望。

先知者言

希望會使你年青的，因為希望與青春乃是同胞兄弟。（雪萊）

如果冬天已經來了，春天豈還遙遠？（雪萊）

希望是附屬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魯迅）

我們需要強大的，任何其它希望不可比的那對於新的，美的，強的，善的人類的渴望（法捷耶夫）

如果能追隨理想而生活。本著正直自由的精神，勇敢直前的毅力，誠實不自欺的思想而行，則定能臻於至美至善的境地。（居里夫人）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魯迅）

風！你咆哮吧！

郭沫若

采自「屈原 第五幕獨白」

風！你咆哮吧！咆哮吧！盡力的咆哮吧！在這暗無天日的時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夢裏，都死了的時候，正是應該你咆哮的時候，應該你盡力咆哮的時候！

儘管你是怎樣的咆哮，你也不能把他們從夢中叫醒，不能把死了的吹活轉來，不能

吹掉這比鐵還沉重的眼前的黑暗，但你至少可以吹走一些灰塵，吹走一些砂石，至少可以吹動一些花草樹木。你可以使那洞庭湖，使那長江，使那東海，爲你翻波湧瀾，和你一同地大聲咆哮呵！

啊，我思念那洞庭湖，我思念那長江，我思念那東海，那浩浩蕩蕩的無邊無際的波瀾呀！那浩浩蕩蕩的無邊無際的偉大的力呀！那是自由，是跳舞，是音樂，是詩！

啊！這宇宙中的偉大的詩！你們風，你們雷，你們電，你們在這黑暗中咆哮着的，閃耀着的一切的一切，你們都是詩，都是音樂，都是跳舞。你們宇宙中偉大的藝人們呀，盡量發揮你們的力量吧，發洩出無邊無際的怒火把這黑暗的宇宙，陰慘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雷！你那轟轟隆隆的，是你車輪子的滾動的聲音？你把我載着拖到洞庭湖的邊上去，拖到長江的邊上去，拖到東海的邊上去呀！我要看那滾滾的波濤，我要聽那鞑鞑鞑鞑的咆哮，我要飄流到那沒有陰謀，沒有污穢，沒有自私自利的沒有人的小島上去呀！我要和你，和着你的聲音，和着那茫茫的大海，一同跳進那沒有邊際的沒有限制的自由裏去！

啊，電！你這宇宙中最犀利的劍呀！我的長劍是被人拔去了，但是你，你能拔去我

有形的長劍，你不能拔去我無形的長劍呀。電，你這宇宙中的劍。也正是，我心中的劍。你劈吧，劈吧，劈吧！把這比鐵還堅固的黑暗，劈開，劈開，劈開！雖然你劈它如同劈水一樣，你抽掉了，它又合攏了來，但至少你能使那光明得到暫時時間的一線的顯現，哦，那多麼燦爛的，多麼眩目的光明呀！

光明呀，我景仰你，我景仰你，我要向你拜手，我要向你稽首。我知道，你的本身就是火，你，你這宇宙中的最偉大者呀，火！你在天邊，你在眼前，在我的四面，我知道你就是宇宙的生命，你就是我的生命。你就是我呀！我這熊熊地燃燒着的生命，我這快要使我全身炸裂的怒火，難道不能迸射出光明了嗎？

炸裂呀，我的身體！炸裂呀，宇宙！讓那赤條條的火滾動起來，像這風一樣，像那海一樣滾動起來，把一切的有形，一切的污穢，燒毀了吧，燒毀了吧，把這包含着一切罪惡的黑暗燒毀了吧！

把你這東皇太一燒毀了吧，把你這雲中君燒毀了吧！你們這些土偶木梗，你們高坐在神位上有什麼德能？你們只是產生黑暗的父親和母親！

你，你東君，你是什麼個東君？別人說你是太陽神，你坐在那馬上絲毫也不能馳騁。你，你紅着一個面孔，你也害羞嗎？啊，你，你完全是一片假！你，你這土偶木梗，

你這沒心肝的、沒靈魂的，我要把你燒燬，燒燬，燒燬你的一切，特別要燒燬你那匹馬！你假如是有本領，就下來走走罷！

什麼個大司令，什麼個少司令，你們的天大的本領就只有曉得搖弄人！什麼個湘君，什麼個湘夫人。你們的天大本領也就只曉得痛哭幾聲！哭，哭有什麼用？眼淚，眼淚有什麼用？頂多讓你們哭出幾籠湘妃竹吧！但那湘妃竹不是主人們用來打奴隸的刑具麼？你們滾下船來，你們滾下雲頭來，我都要把你們燒燬！燒燬！燒燬！

哼，還有你這河伯……哦，你河伯！你，你是我最初的一個安慰者！我是看得很清楚呀！當我被人們押着，押上了一個高坡，衛士們要息脚，我也就立在高坡上，回望着龍門。我是看得很清楚，很清楚的呀！我看見嫫娟被人虐待，我看見你挺身而出，指天畫地有所爭論。結果，你是被人押進龍門，嫫娟她也被人押進了龍門。

但是我，我沒有眼淚。宇宙，宇宙也沒有眼淚呀！眼淚有什麼用呵？我們只有雷霆，只有閃電，只有風暴，我們沒有拖泥帶水的雨！這是我的意志，宇宙的意志。鼓動吧，風！咆哮吧，雷！閃耀吧，電！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懷裏的東西，燬滅，燬滅，燬滅呀！

先知者言

災難是貶價的股票，最好不對任何人吐訴生活的苦惱，安慰的詞句中極少有你所欲尋求的東西，當你在和妨礙你生活的東西進行鬥爭時，生活才會越加充實而有趣。……唯有有意識的鬥爭才能接近最寶貴的東西，這是一個真正的快樂。不要失望地訴怨，什麼也不要怨恨，你的一切訴苦，將得到憐憫，將得到缺乏精神的佈施。所有的人，都是同樣的不幸，但是那最不幸的是將不幸披在身上作為裝飾的人，這些人都是比一切其它的人渴望安慰，而且比一切都不值得安慰的人。

鬥爭——這是生活的目的。

讓生活只成為鬥爭罷！（高爾基）

白楊禮讚

茅盾

白楊樹實在不是平凡的，我讚美白楊樹！

當汽車在車不到邊際的高原上奔馳，撲入你的視野的，是黃綠錯綜的一條大甃子；黃的，那是土，未開墾的處女土，幾十萬年前由偉大的自然力所堆積成功的黃土高原的外殼；綠的呢，是人類勞力戰勝自然的成果，是麥田，和風吹送，翻起了一輪一輪的綠波。這時你會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兩個字「麥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確是經過錘

鍊的語言的精華；黃與綠主宰着，無邊無垠，坦蕩如砥，這時如果不是宛若並肩的遠山的連峯提醒了你，（這些山峯憑你的肉眼來判斷，就知道是在你腳底下的），你會忘記了汽車在高原上行駛，這時你湧起來的感想也許是「雄壯」也許是「偉大」，諸如此類的形容詞，然而同時你的眼睛也許覺得有點倦怠，你對當前的「雄壯」或「偉大」閉了眼，而另有一種味兒在你心頭潛滋暗長了，——「單調」可不是，單調，有一點兒吧

然而剎那間，要是你猛抬眼看見了前面遠遠地有一排，——不，或者只是三五株，一株，傲然聳立，像哨兵似的樹木的話，那你的昏昏欲睡的情緒又將如何？我那時是驚奇地叫了一聲的。

那就是白楊樹，西北極普通的一種樹，然而實在不是平凡的一種樹。

那是力爭上游的一種樹，筆直的幹，筆直的枝。牠的幹呢，通常是丈把高，像是加過人工似的，一丈以內，絕無旁枝；他所有的短枝呢，一律向上，而且緊緊靠攏，也像是加過人工似的，成爲一束，絕無旁逸斜出；牠的寬大的葉子也是片片向上，幾乎沒有斜生的，更不用說倒垂了；牠的皮，光滑而有銀色的暈圈，微微泛出淡青色。這雖在北方風雪的壓迫下保持着倔強挺立的一種樹——那怕只有碗來粗細罷——牠却努力向上發展，參天聳立，不折不撓，對抗着西北風。

這就是白楊樹，西北極普遍的一種樹，然而決不是平凡的樹！

牠沒有婆婆的姿態，沒有屈曲盤旋的虬枝，也許你要說牠不美麗。——如果美麗是專指「婆婆」或「旁逸斜出」之類而言，那麼，白楊樹算不得樹中的好女子；但是牠却偉岸，正直，樸實，嚴肅，也不缺乏溫和，更不用提牠的堅強不屈與挺拔，牠是樹中的偉丈夫，當他在積雪初融的高原上走過，看見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這麼一株或一排白楊樹，難道你就只覺得樹只是樹，難道你就不想到牠的樸實，嚴肅，堅強不屈，至少也象徵了北方農民大衆；難道你竟一點也不聯想到，在敵後的廣大土地上，到處有堅強不屈，就像這白楊樹一樣傲然挺立的守衛他們家鄉的哨兵，難道你又不更遠一點想到，這樣枝枝葉葉緊緊團結，力求上進的白楊樹，宛然象徵了今天在華北平原縱橫決過，用血寫出新中國歷史的那種精神。

白楊不是平凡的樹，牠在西北極普遍，不被人重視，就跟北方的農民相似；牠有極強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壓迫不倒，也跟北方的農民相似，我讚美白楊樹，就因為它不但象徵了北方的農民，尤其象徵了今天我們民族解放鬥爭中不可缺的樸實，堅強，力求上進的精神。

先知者言

有英雄麼？

有的。

他們最堅決地以自己的命運給萬人担戴痛苦；他們的靈魂代替萬人受着整個世代所給予的絞刑。

靈魂之最偏強者——

不控訴向自己的心以外的，

不求寬恕向自己的心以外的，

不因困厄而向同情伸手，

在一切的逆境到來時高歌。

人類爲向上，即發展起見，應該活動，活動而有若干錯失，也不要緊。惟獨半生不死的苟活，是全盤失錯的，因爲他掛了生活的招牌，其實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

創造

陶行知

有人說：環境太平凡了，不能創造，平凡無過於一張白紙，八大山人揮毫畫它幾筆，便成爲一幅名貴的傑作。平凡也無過於一塊石頭，到了飛帝亞斯，米開朗基的手裏可以成爲不朽的塑像。

有人說：生活太單調了，不能創造。單獨無過於坐監牢，但是就在監牢中，產生了正氣歌，產生了蘇聯的國歌，產生了尼赫魯自傳。單調又無過於沙漠了，而當塞布竟能在沙漠中造成蘇彝士運河，把地中海與紅海貫通起來。

可見平凡單調，只是懶惰者之遁辭。既已不平凡不單調了，又何須乎創造。我們是要在平凡上造出不平凡，在單調上造出不單調。

有人說：年紀太小，不能創造，見着幼年研究生之名而哈哈大笑，但是當你把莫扎爾特，愛迪生及衝破父親數學層層封鎖之帕斯加爾的幼年研究生活翻給他看，他又只好啞口無言了。

有人說：我是太無能，不能創造，但是魯鈍的曾參，傳了孔子的道統，不識字的惠能，傳了黃梅的教義。惠能說「下下人有上上智」。我們豈可以自暴自棄呀！可見無能

也是藉口。

有人說：山窮水盡，走頭無路，陷入絕境，等死而已，不能創造。但是遭過八十一難之玄奘，畢竟取得佛經；糧水斷絕，柴叛親離之哥倫布，畢竟發現了美洲；凍餓病三重壓迫下之莫札爾特畢竟寫出了安魂曲。絕望是懦夫的幻想，歌德說：沒有勇氣一切都完。是的；出路是要勇氣探出來，走出來，造出來的。這只是一半真理；當英雄無用武之地，他除了大無畏之斧還得有智慧之劍，金剛之信念與意志才能開出一條生路。古語說：窮則變，變則通，要有智慧才知道怎樣變得通，要有大無畏之精神及金剛之信念與意志才變得過來。

所以處處是創造之地，天天是創造之時，人人是創造之人，讓我們至少走兩步退一步，向着創造之路邁進吧。

先知者言

弱者待時勢，強者做時勢。

若果我們自比爲泥塊，則我們就真的會成爲別人踐踏的泥塊。（柯萊理）
人類過大地估量自己的力，炫耀自己的功績，是不好的……但如果過少地估量自己

的力，那是更不好的。

今天所行之事，勿俟諸明天；自己所爲之事，勿讓之他人。（傑佛遜）

立志是一件大事，工作常隨立志而俱來，而成功又常隨工作爲伴侶。（巴斯特）

不要因阻礙而廢棄初志（莎士比亞）

人生在世，爲的是要跟艱難奮鬥，戰勝它們，爲的是要跟誘惑奮鬥，打倒它們（甘地）

野草

夏 衍

有這樣一個故事。

有人問：世界上什麼東西的氣力最大？回答紛紜的很，有的說象，有的說獅子，有人開玩笑似的說，是金剛。金剛有多少氣力，當然大家全不知道。

結果，這一切答案完全不對，世界上氣力最大的是植物的種子。一粒種子可以顯現出來的力，簡直是超越一切的。這兒又是一個故事。

人的頭蓋骨結合得非常緻密，堅固；生理學家和解剖學者用盡了一切的方法，要把它完整地分開來。都沒有成功。後來忽然有人發明了一個方法，就是把一些植物的種子放在要剖析的頭蓋骨裏，給與溫度和濕度，使種子發芽。一發芽，這些種子便以可怕的力量，將一切機械力所不能分開的骨骼，完整地分開了；植物種子力量之大如此。

這也許特殊了點，常人不容易理解。那麼，你見過被壓在瓦礫和石塊下面的一棵小草的生成嗎？牠爲着嚮往陽光，爲着達成牠的生之意志，不管上面的石塊如何重，石塊與石塊之間如何狹，牠總要曲曲折折地，但是頑強不屈地透到地面上來。牠的根往土壤鑽，牠的芽望地面挺，這是一種不可抗的力，阻止牠的石塊結果也被牠掀翻。一粒種子力量之大，的確世界無比，這種力是一般人看不見的生命力。祇要生命存在，這種力就要顯現，上面的石塊絲毫不足以阻擋牠，因爲這是一種『長期抗戰』的力，有彈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韌性，不達目的不止的力。

如果不落在肥沃中而落在瓦礫中，有生命力的種子決不會悲觀，嘆氣，牠相信有了阻力纔有磨鍊。生命開始的一瞬間就帶着鬥志而來的草纔是堅韌的草，也祇有這種草，纔可以傲然對那些玻璃棚中養育着的盆花嗤笑。

先 知 者 言

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魯迅）

不管有怎樣的事情，都請安靜地愉快吧！這是人生。我們要依樣的接受這人生，勇敢地，大膽地，而且也永遠地微笑着。（密克維支）

不要因失敗而傷心，不要因成功而昏狂。

我是到這世界上來反抗的（高爾基）

患難是最好的教育。（皮愛）

英雄常出於草舍（拉丁）

不前進便是後退，停滯不動是沒有的（賴爾生）

怯懦者常徘徊瞻顧，惟真勇者，常克服危險（伊利莎白）

舊家的火葬

夏衍

半個月前，接到妻從上海寄來的信，說六月一日游擊隊打到杭州近郊，把我們的舊家放火燒了。因為那屋子被敵僞佔領了之後，開了一所很大的繭廠，所以除了屋子全燒之外，還燒毀了敵已經收買了的幾十萬元的繭子。妻在後面附加着說：『我們覺得很痛快，這至少對於你們沈家的那些不肖子弟給了一番不小的教訓。』所謂不肖子弟是指我的姪輩，他們一度逃出了之後又回到故居，將祖傳的屋子租給敵僞，過着準漢奸的日子。

我將信將疑。昨天深夜看到了中央社金華發的一個電報：『浙東我某部隊於五月三十一日晚潛入杭桓，當在太平門外與敵發生激戰，斃敵甚多，並將敵倉庫多所及安利正

大兩繭行全部焚毀。一時烈焰熊熊，火光燭天，城內秩序大亂。是役敵除死傷外，損失三百萬以上。

消息證實了。正大繭行就是我的故居，我出生的舊家竟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火葬了。和妻子一樣，我也只能喊出痛快兩字。

四十年前我出生在那古舊的大屋子裏。那是一所五開間七進深的莊院。地點在杭縣太平門嚴家街，離城三里。屋子造於洪楊之前，所以一切都是老派。我懂得人事的時候，我的家衰落了，全家人不到十口，但是那一百年前修造的屋子，說得毫不誇張，至少可住五百人。經過洪楊之劫，許多雕花的窗櫺破損了，但是合抱的大圓柱，可以做一個網球場的大天井，依舊誇示着牠昔日的面貌。我在那破舊而大得不得體的舊家度過了十五個年頭。辛亥革命之後，我的哥哥因為窮困，幾次要把屋子賣掉，但是在那時候竟找不着一個買得起那大屋子的買主。哥哥瞞了母親，從城裏帶一個人來估看，我只聽見他們在討價還價，一會兒笑一會兒爭之後，哥哥憤憤地說：『單賣這幾千塊尺半見方的大方磚，和五百幾十塊青石板，也非三千元錢不可！』

我纔知道我日常翻掘起來捉灰蠶蟲的那些方磚也是這樣值錢的東西。

據母親說，那屋子是我們祖上『全盛時代』在鄉下建造了而不用的『別墅』，本家

住在良山門內的駱駝橋，每年春秋兩季下鄉祭祖，纔把那屋子作臨時公館。出太平門不遠，就可以望見那座大屋子的高牆，那高得可怕的粉牆將裏面住的『書香子弟』和外面矮屋子裏的老百姓隔開了。不認識的人只要一問沈家，那一帶的人會立刻回答，『啊，牆裏。』『牆裏』成了太平門外沈家的代名，據說已經是將近一百年的事了。

但是，辛亥革命前後，我們的家衰落得無法生存的地步。屋子周圍的田地和池塘漸漸給哥哥押賣了，只有那屋子，因為母親反對，還留着牠古廟似的形態。夏天的黃昏會從蛀爛了的樓板裏飛出成千成萬的白蟻，沒人住的房間裏也會白晝走出狐狸和鼯鼠。但是牆裏和牆外的差分，因為『牆裏』人的日趨窮困，漸漸地撤廢了。牆外的野孩子們成了我的朋友，我的記憶中也鮮明地留着冬天提了籃子到鄉間去拾枯柴的一幅畫圖。

假如我母親還在世，今年八十三歲了。在那個時代裏，她算得一個性格奇特的人。她四十五歲死了我父親之後，從不念一句佛，從不燒一次香，出嫁了的姊姊送她一出念珠，她丟在抽斗裏從不理會。她不佞佛，當然也不信耶穌，反對中醫，有什麼毛病專服西藥。從這種性格推廣開來，她是個富於民主精神的人。她從不討厭鄰近的窮孩子到我這裏來，也不禁止我和那些野孩子在一起。把自己吃用的東西省下來送給鄰近的窮人，是她唯一的愉悅。我長大了之後從日本或者上海回去，總帶給她一點糖和食品，她自己

並不吃，却瞞着我們偷偷地送給那些終年赤腳的孩子。被我們看見了的時候，她說：

「我們吃得太多了，這種東西，在他們也許是一生也不會吃到的。」

但是，像她那樣具有近代性格的人，對於這所古舊的屋子，却懷抱着使人不能相信的留戀與執着。我在中學畢業的那一年，她鄭重地對我說：

「趁我活着，把這屋子分了吧。我一死，遲早會給你哥哥賣掉的。」

當時是「五四」以後，我對於這象徵封建的「破廟」根本有了反感，所以不加任何考慮，隨口地說：

「我不要，讓他賣去！」

這句話傷了她的心，背着人哭泣了一整天，我也就從這時候離了「家」。「舊家」的影子在記憶裏漸漸地淡忘了，直到抗戰開始那一年的初夏，接到母親病篤的消息而趕回去的時候。

隨着時代的變遷，這舊家也有了幾度的滄桑。第一次歐戰之後，我國民族工業勃興，我哥哥也在這封建的屋子裏開過一個現代式的工廠，用新式的「織子」織杭紡。在「城外」，這屋子算是第一所「工場」。浙江絲織業凋落了之後，「織子」停止了工作。在五年前，這屋子又成了「正大商行」。那一年，因為哥哥要把母親臥房側面的「果園」

改作屯蘆的倉庫，把「裏園」的棗樹和橘樹砍掉，他們之間曾起過一次很大的衝突。結果是母親失敗了。我最後一次回家的時候，青蔥的棗樹園已經變了殺風景的「蘆蘆」了。我雖不曾親自聽見丁丁的伐木聲音，但是櫻桃園最後一場的主人公們的心境，我是感受到的。

很有些時候，我感到潛伏在我意識深底的一種力量，要將我拖住在前一個階段裏，我掙扎，我殘忍地砍伐我自己的過去。廉價的人道主義，犬儒式的潔癖，對於堅強奮鬥的避忌，這些都是使我回想到舊家同時使我惱恨自己的事情。而現在，一把火將象徵着我意識深底的潛在力量的東西完全火葬了，將隔離了窮人的書香人家的牆在烈火中燒毀了。

我感到痛快，我感到一種擺脫了牽制的歡欣。

先知者言

我們正是處在方生和未死之間：舊傳統的遺毒還沒有死去，新文化還沒有普遍地生根；我們的任務很簡單，叫未死的快死，叫方生的快生。我們不能跳過文化發展的必然階段，但是我們要縮短誕生的苦痛。

——于潮

死去的鬼魂繼續拖累着生人的道路，這是不容忽視的一件事。但這究竟祇是鬼魂……歷史不會回頭，歷史的車頭更加緊速率地轟轟隆隆地前進。舊時代所殘留下來一切鬼魂必定要肅清，一切遺毒必定要拔盡。——蒲毅

貝多芬傳序言

羅曼羅蘭

「我願證明，凡是行爲善良與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擔當患難。」——貝多芬

我們周圍的空氣多沉重。老大的歐羅巴在重濁與腐敗的氣霧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質主義鎮壓着思想，阻撓政府與個人的行動。社會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人類喘不過氣來。——打開窗子罷！讓自由的空氣重新進來！呼吸一下英雄們的氣息。

人生是艱苦的。在不甘於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場無日無之的鬥爭，往往是悲慘的，沒有光華的，沒有幸福的，在孤獨與靜寂中展開的鬥爭。貧窮，日常的煩慮，沉重與愚蠢的勞作，壓在他們身上，無益地消耗着他們的精神，沒有希望，沒有一道歡樂之光，大多數還彼此隔離着，連對患難中的弟兄們一援手的安慰都沒有，他們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他們只能依靠自己；可是有時連最強的人都不免在苦難中蹉跌。他們求助，求一個朋友。

爲了援助他們，我纔在他們周圍集合一般英雄的友人，一般爲了善而受苦的偉大的心靈。這些「名人傳」（按作者另有彌蓋朗琪羅傳托爾斯泰傳，同列在「名人傳」這總標題內）不是向野心家的驕傲申說的，而是獻給受難者的。並且實際上誰又不是受難者呢？讓我們把神聖的苦痛底油膏，獻給苦痛的人吧！我們在戰鬥中不是孤軍。世界的黑暗，受着神光燭照即是今日，在我們近旁，我們也看到閃耀着兩朵最純潔的火焰正義與自由舉加大佐和蒲爾民族。（按一八九四至一九〇六年間，法國有一歷史性的大冤獄，舉加大佐爲昭雪此冤獄之最初殉難者，故作者以之代表正義。英國人虐待蒲爾人甚烈，卒激成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二年間之蒲爾戰爭。結果英國讓步，南非聯盟宣告成立，作者以之代表自由的火焰。）即使他們不曾把濃密的黑暗一掃而空，至少他們在一閃之下已給我們指點了大路。跟着他們走罷，跟着那些散在各個國家，各個時代，孤獨奮鬥的人走罷。讓我們來摧毀時間的阻隔，使英雄的種族再生。

我稱爲英雄的，並非以思想或強力稱雄的人；而祇是靠心靈而偉大的人。好似他們之中最偉大的一個，就是我們要敘述他的生涯的人所說的：「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認還有什麼優越底標記。一沒有偉大的品格，就沒有偉大的人，甚至也沒有偉大的藝術家，偉大的行動者；所有的只是些空虛的偶像，匹配下賤的羣衆的；時間會把他們一齊摧

毀。成敗又有什麼相干？主要是成爲偉大，而非顯得偉大。

這些傳記中人的生涯，幾乎都是一種長期的受難。或是悲慘的命運，把他們的靈魂在肉體與精神的苦難中磨折，在貧窮與疾病的鐵砧上鍛鍊；或是，日擊同胞受着無名的羞辱與刑難，而生活爲之戕害，內心爲之碎裂，他們永遠過着磨難的日子；他們固然由於毅力而成爲偉大，可是也由於災患而成爲偉大。所以不幸的人啊！勿過於怨歎，人類中最優秀的和你們同在。汲取他們的勇氣做我們的養料罷；倘使我們太弱，就把我們的頭枕在他們膝上休息一會罷。他們會安慰我們。在這些神聖的心靈中，有一股清明的力和強烈的慈愛，像激流一般飛湧出來。甚至毋須探詢他們的作品或傾聽他們的聲音，就在他們的眼裏，他們的行述裏，即可看到生命從沒像處於患難時的那末偉大，那末豐滿，那末幸福。

在此英勇的隊伍內，我把首席給予堅強與純潔的貝多芬。他在痛苦中間即曾祝望他的榜樣能支持別的受難者「但願不幸的人，看到一個與他同樣不幸的遭難者，不願自然底阻礙，竭盡所能的成爲一個不愧爲人的人，而能藉以自慰。」經過了多少年超人的鬥爭與努力，克服了他的苦難，完成了他所謂「向可憐的人類吹噓勇氣」的大業之後，這位勝利的普羅曼德，（神話中的大神，人類文明最初。創造者。作者常用以贊喻貝多芬）回答一個

向他提及上帝的朋友時說道：「哦，人啊，你當自助！」

我們對他這句豪語應當有所感悟。依着他的先例，我們應當重新鼓起對生命對人類的信仰！

先知者言

那些都是國王們杜撰出來的，以便永久奴役人民的辯詞。王制的辯詞，都屬於這一類。他們總是騎在人民的頸子上，却說這不是因為他們要這樣做，而是因為他們騎在人民的頸子上，人民的日子更好過些。這就是他們的辯詞。這位法官的辯詞，和奸人所說的你做工，我享福，你勞動，我坐享其成是一樣的。不管你如何鼓動如簧之舌，總是專制主義。——林肯答覆主張維持黑奴制度的道格拉斯法官

任何政府，如果對人民的自由保障不力，是否能在危急中維持存在，一向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林肯

約翰·克里斯朵夫向中國的弟兄們宣言

羅曼羅蘭

我不認識歐洲和亞洲。我只知道世界上有兩個民族。——一個上升，一個下降。

一方面是忍耐，熱烈，恆久，勇敢地趨向光明的人們，——一切光明；學問，美，人類的愛，公共的進化。

另一方面是壓迫的勢力，黑暗，愚蒙，懶惰，迷信和野蠻。

我是附順前者的，無論他們是生長在什麼地方，都是我的朋友，同盟，兄弟。我的祖國是自由的人類。偉大的民族是他的部屬，衆人的寶庫乃是「太陽之神」。

（註）約翰·克里斯朵夫，羅曼羅蘭之代表作，本世紀最偉大的小說，描寫一個音樂家之一生，他塑出「爲善而受着痛苦的偉大的靈魂」。

國際言論摘錄

潘迪特夫人（印度）

盟國的勝利，雖已獲得，但這種勝利的效果，究竟如何？必須看世界政治家能否誠誠協商謀得永久的和平。祇有給全世界各民族以完全的自由，並使國際正義的原則得以被確認和履行時，才能實現和平。這次大戰，已給我們以明白的教訓，即整個世界再不能聽它繼續陷於一半享有自由，一半陷於奴隸的狀態。

土倫港的勇士萬歲

愛倫堡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夜，德軍進佔維琪法國的未淪陷區土倫，意圖擄奪停泊該港的法艦隊，法海軍於海陸空包圍下，除少數突圍外，全部自行擊沉，不為敵用，大戰中最英勇悲壯之一幕。（編者）

昨天夜裏面，法蘭西得到發言的機會了：土倫的爆炸聲震撼了全世界。只在最近，這些軍艦才是她的光榮和驕傲。當恥辱的黑暗的日子到來的時候，這些軍艦依然是她的最後的安慰。牠們威嚴而又無力地停泊着；牠們也是俘虜——德國人在監視着牠們。德國人害怕這些被鐵鏈子鎖着的軍艦；敗北了的然而不能征服的法蘭西的精神，活躍在牠們的心里。

德國人要活捉這些軍艦，他們想說服水兵們。他們特准法蘭西的國旗飄揚在土倫的上空。他們一心希望着這些軍艦投降。但是這些軍艦正是法蘭西本身；法蘭西國土和法蘭西的自由都盡在其中了。

德國人從背地里來偷襲。他們在夜里衝進了土倫。「斯特拉斯堡號」的水兵們，首先把自己的軍艦——法蘭西海軍中最優秀的軍艦擊沉了。

這是信號。

戰鬥艦，巡洋艦和驅逐艦，就接二連三地一隻跟着一隻地沉到黑色的水浪裏去了。指揮官們死了，水兵們死了。

在一九四〇年被出賣了的法蘭西，這時候向全世界表現出她那不屈不撓的精神。有幾艘軍艦企圖離開港口參加到同盟軍那兒去。牠們對轟炸機作戰。牠們被魚雷命中炸毀了。但是沒有一艘軍艦投降。

昨天夜里面被擊沉的，不僅是法蘭西的軍艦。昨天夜里面。希特拉的「新歐洲」的觀念，也被擊沉了。

兩年來，德國人老是對全世界人士說：他們在和維琪合作。兩年來，他們老是武斷的說：他們已和法國人民和解了，

法蘭西回答道：與其投降希特拉，甯願沉到海底下去；與其忍受恥辱，甯願死！昨天夜里面，整個法蘭西加入到盟國的戰鬥隊伍中去了。

土倫的爆炸聲，戴高樂將軍的士兵們一定會聽到的，他們一定會發誓，要為這些擊沉了的軍艦向德國人報仇。

土倫的爆炸聲，同盟國的軍隊一定會聽到的，他們被法蘭西的偉大所感動，一定會以新的勝利來報答法蘭西海軍的毀滅。

士倫的爆炸聲，一定會傳到斯大林格勒的英雄們那里去，那些英雄們正在消滅法蘭西的劊子手，並且斯大林格勒的英雄們，將會在戰鬥的烟火中高呼道：

「士倫的水兵們萬歲！」

「自由萬歲！」

國際言論摘錄

羅斯福（美故總統）

吾人不能單獨於和平之中求吾人本身之福利，須以與吾人相隔遙遠之其它國家之福利為條件。吾人已知吾人不能如鴉鳥或如槽中就食之犬，純以己身利害之立場，與世界其它民族相立並存。

尼赫魯（印度）

大家都說和平不可分割，我看自由也不可分割。在眼前的世界，一些地方自由，一些地方不自由，是無法支持長久的。

晨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是觀察白晝的誕生！

高爾基

太陽的第一道光剛剛射到天空，夜的黑暗就跑去躲避到山谷和岩縫裏，躲避到樹林的密葉裏，躲避到灑着露珠的青草叢裏。那時羣山和藹地微笑起來，宛如對夜的淡影說：

「不要害怕——這是太陽啊！」

海的波濤高高地掀起白濛濛的浪頭，向太陽鞠躬，好似宮廷裏有禮的美女們在她們的君王面前鞠躬而歌唱：

「歡迎，世界的主人啊！」

和善的太陽笑了。那羣波濤已經嬉戲了整整的一夜，迴旋着，跳舞着，而今她們望見一種景色。她們全都是凌亂的，她們那碧綠的衣服綳褶了，她們那天鵝絨的衣服纏結了。

「早安——！當太陽昇過海上時說：『早安，我們的美人們！但是，那已經行了——現在你們要靜一靜吧！如果你們還這樣野蠻地騰躍，孩子們將要不能洗澡了——我們應該調整生活，使大地上每一個人都能生活得好；我們不應該這樣嗎？』」

青翠的蜥蜴從峭壁的縫隙間擠出來，耷着眼睛，互相談道：

「今天又晴朗又暖和。」

在夏天裏，蒼蠅是懶洋洋的，而螞蟓可以更容易的捉到牠們喫了。況且肥美的蒼蠅，吃起來多麼有味呀！螞蟓是嗜食蒼蠅的。

被露水沉壓下來的花兒戲弄地搖搖牠們的頭。彷彿要說：

「先生，請你描寫我們，描寫我們披着晨露是多麼俏呀！你應該在文字上繪出我們那細小的肖像。不妨試一試。……那是很容易的，……我們是這樣的單純……」

她們是狡猾的傢伙，她們分明知道她們的美不是文字所能夠述說的。她們是這樣地愛着我啊！

我謙恭地脫下了帽子，對她們說：

「你們真是好極了，謝謝這尊敬吧，只是你們看看，我今天沒有工夫。他日，或許……」

她們驕傲地微笑了，在陽光下伸展着，太陽的光芒在那耀眼的露珠上蕩閃在花瓣和葉子上播散着金鋼鑽的燦爛。

金黃色的蜜蜂、黃蜂已經圍繞着她們，飢渴地吸取她們那甘甜的蜜。在匆忙的嗡嗡聲中，人們可以聽見這歌聲：

美哉太陽——

生命底快樂的源泉；

美哉勞動

美化了大地的功績。

現在紅胸的知更鳥醒了。他搖搖擺擺的立起那細小的腳，也唱起快樂的歌。鳥是比人更清晰地知道，在大地上活着是多麼美呀。知更鳥常常是第一隻向太陽致敬的鳥。在遼遠的寒冷的俄羅斯知更鳥被叫做「曦鳥」，因為在他胸部羽毛上有晨曦的色彩。在叢林裏，活潑的金翅雀跳來躍去。披着他們那灰而黃的羽毛，他們看起來好像街上的頑童。他們恰恰是同樣的頑皮，同樣的喧噪。

燕子和小燕箭一般地穿來穿去尋獵着小虫，歡悅地快樂地呢喃着。

牡丹的枝莖在顫動。牡丹花是盛滿了黃澄澄的日光的杯子，日光看起來好像黃金色的酒。

人們醒來了，——他們全部的生活，就是勞動的那些人們，耗費他們整個的生命來美化，來繁榮大地的某些人們，但是他們自己卻始終是窮苦的，從出世的那一天直到去世的那一天。

爲什麼呢？

等你長大時，你就會把這查出來的，——假如你想知道的話。在現時，要學習愛太陽，那一切快樂和力量的源泉，要像太陽對萬物一視同仁似地一樣慈善，一樣歡悅。

人們醒了。現在他們去到田野，去做工作。和善的太陽俯向他們微笑。太陽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這些人們在大地上做了多少好事。當大地還是一片荒野時，太陽已經看見過牠，而現在看見牠蓋滿了這些人們的工作。我們的父親和祖父與他們的父親和祖父的工作。

啊，我們的祖先，他們辛辛苦苦地勞動了。所以，有很好的理由來愛護和尊重他們在我們周圍留下來的——一切偉大的工作。

孩子們，這就是要想一想的事情，關於人們在大地上怎樣工作了的故事是世界上最有趣的故事。

玫瑰花在籬笆裏怒放，到處花朵都是含笑。許多已在凋謝，——但是，一切都親愛地仰望着青天，仰望着金黃色的太陽。她們那柔潤的花瓣沙沙作響，放射着芬芳的氣味。在溫暖的，蔚藍的天空裏充盈着香味，一片悅耳的歌聲輕輕地升起：

美麗的依然美麗的，

縱使凋零了；

可愛的依然可愛，

縱使我們死滅了。……

白晝已經來了，

日安，孩子們。願你們的生命中有許多許多美滿的日子！

海 燕

高爾基

白濛濛的海面上，風兒在聚集着陰雲。在陰雲和海之間，得意洋洋地掠過了海燕。好像深黑色的閃電。

一忽兒，翅膀碰到浪花，一忽兒像箭似的衝進陰雲，牠叫着，而 在這鳥兒的勇猛的叫聲裏，陰雲聽見了歡樂。

這叫聲裏 有的是對於暴風雨的渴望！憤怒的力量，熱情的火焰和對於勝利的確信，是陰雲在這叫聲裏所聽見的。

海鷗在暴風雨前哼着，哼着，在海面上竄，願意把自己對於暴風雨的恐懼藏到海底裏去。

潛水鳥也在哼着，牠們這些潛水鳥，够不上享受生活 戰鬥；歡樂；轟擊的雷聲就把牠們嚇壞了。

蠢笨的金鵝，畏縮地在崖岸底下躲藏着肥胖的身體……只有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這泛着白沫的海上飛掠着。

陰雲越來越昏暗，越來越低地落到海面上來了。波浪在唱着，在衝上去，迎着高處

的雷聲。

雷響着，波浪在憤怒的白沫裏吼着。和風兒爭論着。看罷，風兒抓住了一羣波浪，緊緊的抱住了，惡狠狠地一摔，摔在崖岸上，把這大塊的翡翠石砸成了塵霧和水沫。

海燕叫着，飛掠過去，好像深黑色的閃電，箭似的射穿那陰雲，用翅膀刮起那浪花
的泡沫。

看罷，牠飛舞着，像仙魔似的——高傲的，深黑色的，暴風雨的仙魔，——牠在笑，又在吼叫……牠笑那陰雲，牠歡樂得吼叫！

在雷聲的震怒裏，牠這敏感的仙魔——早就聽見了疲乏；牠確信，陰雲是遮不住太陽的，不，遮不住的！

風吼着……雷響着……

一堆堆的陰雲好像深藍色的火焰，在這無底的海的頭上浮動。海在抓住閃電的光芒，把牠熄滅在自己的深淵。像是火蛇似的，在海裏游動着，消逝了，這些閃電的影子。

——暴風雨！暴風雨快要爆發了！

那是勇猛的海燕，在閃電中間，在怒吼的海的頭上，得意洋洋地飛掠着。這勝利的

預言家叫了：

讓暴風雨來得厲害些罷！

國際言論摘錄

威爾基（美）

這次戰爭結束後，美國必須在下列三種途徑中作一抉擇。第一是狹義的民族主義，無可避免的，這就是表示我們喪失了最後的自由。其次是國際帝國主義，那就是用來犧牲若干其它國家的自由，第三是創造一個每一國家，每一民族都能享受機會均等的世界……我們不僅要獲得戰爭的勝利，並且還要和平的勝利。

x x x x x x x

我們的西方世界，和我們自己以為在政治上的高超地位，都正在審判之中。我們的誇大，使亞洲人民對我們疏遠。蘇聯和中國的男女，對於他們自己潛伏著的實力都很清楚。他們逐漸知道，許多有關未來世界生活的決定權，操在他們手裏。他們希望這些決定權交給每一個國民，不使受另一個國家的霸佔，而達到本身經濟，社會，精神各方面的自由發展。

鷹之歌

高爾基

懶洋洋在岸邊呼喚着的大海
 沉睡了並且在注滿了蔚藍色的月光的遠方，它是一
 絲也不動的。柔和的，銀白的海在那兒和藍色的雨天浴合了並且在熟睡着，浮映着一片

恬靜的並不遮掩着金色星羣的縹雲底透明的織錦。天空好像越發向海面傾斜着，想要知道那騷動的，惺忪地拍打着海岸的波濤在呢喃着些什麼。

長滿了一些被東北風摧折得醜陋不堪的樹木的山巒，以銳利的姿態把自己的尖頂伸到了藍色的高空，牠們的嶙峋的、被南方之夜底溫暖的、可愛的烟霧所籠罩的輪廓模糊起來了。

山巒像莊嚴地沉思着。黑色的陰影從山上落在了華麗的碧綠的浪頭上並且把波浪蓋起來，似乎要把唯一的運動給停止，制止浪花的叫騷和泡沫的嘆息，以致一切破壞着充滿了四圍的寂靜的響聲，寂靜裏泛着一片尙且躲在山嶺之後的月亮底銀藍色的光輝。

「啊——拉——啊——哈……」拉吉木，一個年邁的克雷姆的牧羊者，悄悄地嘆息着，他是一個高大的，蒼白的，被南方的太陽灼晒了的，瘦削的和聰明的老頭兒。

我和他躺在沙地上，靠近一塊碩大的，舖着陰影，長滿了蒼苔並且和那座山分裂了的石頭，——我們靠近這塊悲寂的，陰鬱的石頭。波浪向牠朝着海的那一面蕩打來一些軟泥，水草，牠們好像把石頭網繫在一條分隔着海和山的狹長的沙地上。

我們的薪火的火焰照耀着牠朝向山的那一面，光焰在震盪着。並且在這塊年老的、

常常刻劃着一些深的裂隙的石頭上奔着黑陰。

我和拉吉木用剛剛釣來的魚，煮着魚湯，並且我倆懷着一種覺得一切都是幻夢的，靈化的心情，這種心情能讓侵透自己，當心靈上是這般的純潔，輕快。並且除了想的願望之外，沒有其他願望的時候。

海向岸邊傾慕着，波濤響得這般可愛，簡直就像在請求讓我們到火邊來取暖一下。有時在激響底共同的諸音裏聽到一聲更高亢的和噪然的音調——這是浪花中的一個，更為勇敢些，激盪到我們的近旁。

拉吉木胸脯朝下，躺在沙岸上，頭朝向海，他用兩肘支撐着並且把頭用雙手托着，一面沉思地向昏暗的遠方望着。毛茸茸的羊皮帽子已經滑到他的腦後了。從海上向他那佈滿了細皺紋的，寬大的前額吹來清鮮的空氣。他述說着哲理，也不管我聽與不聽，他簡直在和海說着：

『信上帝的人走入天堂。那麼不信上帝和預言者的呢？或許，他——就在這濺沫裏……並且在水上的那些銀白色的痕印，或許就是他呢……誰曉得呀？』

昏暗的，強烈地激盪着的海漸漸明亮起來，海面上有些地方出現着散亂地撒下來的月光。月亮已經從樹木密茂的山尖後面泳了出來並且現在沉鬱地向迎着那低聲嘆氣的海

，向岸邊和我們倚靠的石頭放射着自己的光輝。

「拉吉木！……講一個故事罷……」我請求老頭兒。

「因為什麼？」拉吉木並沒轉頭向我，問道。

「啊！我喜歡你的故事。」

「我已經都給你講過了……再多我不知道……」

這是他想要叫我懇求他。我懇求。

「你願意我給你講一個歌麼？」拉吉木便同意了。

我喜歡聽古老的歌曲，而他盡力要保持這個歌底別緻的韻調，使用沉鬱的「說唱體」

講起來。

「一條蛇高高地爬到山上，並且在溼潤的峽谷那兒躺下了，牠捲成了一團，眯望着海。

太陽在高空照耀着，山向天空吁着熱氣，在下面波濤激打着岩石……

「在黑暗和飛濺裏，水流沿着峽谷奔瀉向大海，水激響着岩石……

「水流發着一片沫，蒼白和猛烈的水流憤怒地叫着，切割着山岩而落到海裏去了。

「忽然間在蛇蹠伏的那個峽谷，從空中跌落下來一隻胸脯受了傷的鷹，羽毛上溼透

着血……

「牠短促地叫了一聲落到地上並懷着無力的激情把胸脯跌傷在堅硬的岩石上了……」

「蛇嚇了一跳，急忙地向後爬，然而很快地知道了，這隻鳥的生命只有兩三分鐘了

……

「牠爬近了受傷的鳥並且在鳥的眼睛的近旁低聲地說道：

「怎麼，你要死了麼？」

「是的，我要死啦！」鷹深深地嘆了口氣，答道。「我光榮地活了一生！……我曉得幸福！……我勇猛地跌傷了……我看見了天空……你不能那樣貼近地看見天空！……唉，你，這可憐虫！」

「哼，天空又怎麼樣？——那空洞的地方……我在那兒怎樣爬呀？我在這兒太好了……溫暖又溼潤！」

「蛇這樣地回答自由的鳥，並且在心裏冷笑了鳥的這些幻想。」

「牠便這樣想道：『飛翔也好，匍匐也好，最後是逃不脫的；一切都要歸到土裏，一切化為灰燼……』」

「但是勇敢的鷹忽然間振抖了一下，稍稍抬起身來然後用眼循着峽谷，瞥了一下。

「沿着灰白的石滴着水，並且在昏黯的峽谷裏很悶熱，並發着腐朽的氣味。」

「於是鷹盡了全身的力量帶着憂愁和痛苦地叫道：

「阿，那管向天空再飛一次呢！……我便可以把敵人挾在我的胸脯的創口上並且……他啜飲了我的血！……阿，戰鬥的幸福！……」

「於是蛇想：『實際上，在天空中活得一定很舒服，如果牠這般地哼叫着！……』」

「蛇使向自由的鳥建議說：『你向谷邊挪動一下然後跳下去罷。』」

「或許翅膀能托住你，在你的不可抗拒的災難裏再活片刻呢。」

「牠擺動起來，一面驕傲地叫着，兩隻爪在溜滑的岩石上滑去，走向了懸崖。」

「牠走到了近旁，展開了翅膀，深深地吁了一口氣，兩隻眼睛閃着光……便滾下去了。」

「牠像一塊石頭那樣，貼着岩石滑去，牠很快地跌下去了，翅膀折斷了，羽毛一片片的丟掉了……」

「水流的波濤攔住了牠，沖洗了牠身上的血，捲了一個浪花，奔瀉到海裏去了。」

「海的波濤帶着悲哀的吼聲激打着岩石……而鳥兒的屍首在海的空間也看不見了……」

「蛇躺在峽谷裏，牠很久地想了鳥的死和對天堂的熱望的這回事。

「着於牠望一下遠方，那兒永遠是以幸福的幻想播向着眼睛的。

「那死去的鷹，在這無邊無底的高空裏看見了什麼呢？那些像牠這樣死了去的何必用那飛向天空的熱愛把心靈弄得狼狽不堪呢？牠們在那兒能看到什麼？然而我只要飛上天去，稍稍停留一下，便可以曉得一切。

「說了……便做了。牠捲成了一個環子，向空中跳去並且像一根長鏈似的，在陽光下閃耀了。

「生而匆匆的……不能飛翔！……忘記了這一點，牠跌落在石頭上，然而並沒有受傷，牠是笑起來了……

「飛向天空的美處原來如此啊！就在於……跌下來！……可笑的鳥兒們哪！牠們不瞭解大地，在大地憂愁着，他們儘想高高的飛到天上並且在那蒸熱的空曠裏尋求生活。那兒只是空洞洞的。那兒有許多光，然而那兒沒有食物也沒有支持活的軀體的東西，誇耀做什麼？責難做什麼？是爲了以誇耀來掩飾自己的願望的愚蠢，而把自己對生活中某件事的不中用以責難來隱蔽一下罷，可笑的鳥兒們哪！……可是現在他們的話頭再也不能欺騙我了！我自己知道一切！我……看見了天空。……我曾飛到天空，我估量了牠

，嘗過了跌落的滋味，然而我沒跌得粉碎，我只對自己更爲信任。讓那些不能愛大地的傢伙哄過活罷。我知道真理。我並不相信他們的號召。創造是大地的——我以大地爲生。

「牠便在石頭上捲成一個圓球，自己驕傲着。

「整個的大海閃耀着明朗的光輝，波濤凶猛地激打着海岸。

「在波濤的獅子般的吼聲裏響起了高貴的鳥的歌，岩石爲波濤的蕩打而抖顫了，天空爲威嚴的歌曲而震撼了；

「我們歌頌勇敢的愚狂！

「勇敢者的愚狂——便是生活的聰智！啊，勇敢的鷹呀！在與敵人們的戰鬥裏，你流了許多的血……然而有那麼一天——你的灼熱的血滴，將要像火花一般地，在生活的黑暗裏爆發起來。並且許多勇敢的心將以對自由，對光明的那種愚狂的渴望燃燒起來！

「讓你死了罷！……但是在勇敢者和精神雄者的歌頌裏你永遠是：活的模範，向自由，向光明的高傲的號召！

「我們歌唱勇敢者的愚狂！」

……海的蛋白色的遠方寂靜着，波浪越發響亮地向沙岸跳躍，我也沉默着，一面望

着海的遠方。水面上月光映出的銀色的塊影漸漸地多起來了，……我們的鍋子靜靜地沸騰着。

一個浪花頑皮地滾轉到岸上來，牠傲然地響着，奔向拉吉木的頭。

「你往那裏跑？……去罷！」拉吉木向牠擺着手，他便恭順地滾轉回海裏去。

我對於拉吉木把浪花當做了活人般的呵斥一點，也不覺得好笑。也不駭怕。四圍一切都顯得異樣地活潑，柔和，可愛。

海像有所感悟的那般平靜在牠向着那尙未散去白天的熱氣的山峯做出的清鮮的呼吸裏，覺得隱藏着許多強大的，控制的力量。在深藍色的天空上金色的星羣繪出一種莊嚴的，迷睡着心魂的，以某種啓示底甜蜜的期待而撼動着理智的東西。

一切在微睡着，然而睡得很機敏，似乎在下一秒鐘一切便都驚醒起來並且在那種合乎節奏的難以形容的悅耳的音響底諧律裏響奏起來。這些音響將述說着宇宙的秘密，把牠們講解給理智，然後像夢幻的火花一般，把他熄滅，他們把心魂高高地帶向碧空，從那兒閃爍的星光迎着心魂也要響起默示底神妙底音樂……

國際言論摘錄

拉鐵摩爾(美)

我們如果爲了我們自己的利益而試圖利用現今的日皇或由我們指定的一個繼任者，都是一種極大的錯誤。日本的傳統就是，凡是有權力的人都利用日皇來替他們講話。軍閥就是這種傳統的特徵，因此非廢除這種傳統不可。……如果我們運用日皇，那麼等到我們撤離日本以後，運用他的權力又會轉回到軍閥手中。遲早能够原封原樣恢復的。……如果我們助長民主勢力，讓他們有新的活動，地下的恐怖主義者，和軍閥，就會消逝，無法收攏羣衆，死灰復燃。

華萊士(美前任副總統)

世界各地不乏希望軸心國勝利的反動份子，今日並向我們表示友誼。但是，這些昨天是敵人，今天爲虛僞朋友的人正在繼續鼓動戰爭。